

耶和華是我的牧者(江守道)

目錄：

第一篇 揀選主作牧人

第二篇 草地與水邊

第三篇 行走義路

第四篇 死蔭的幽谷

第五篇 膏油與福杯

序

每一次我看見許多青年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，心裡總是有無限的快樂。雖然按著年齡來說：我不再是青年了；但是按著心情來說：我實在覺得仍舊和你們完全一樣。所以每一次看見青年的弟兄姊妹，我的心總是快樂的。

主給我這樣的機會能聚集在一起，我裡面的感覺，不是願意在這裡講甚麼，而是盼望多與大家有一點的交通。這個青年的聚會裡面，我們的注意，是集中在幾堂講道上，那我們一定要失敗。但是如果我們聚集在一起能有一點交通，同時能多到主面前有點禱告，我相信我們的主不會叫我們失望。在祂裡面有豐盛的慈愛，也有豐富的生命，祂要在我們身上留下永遠的果效。所以我盼望在這樣的聚會中，請弟兄姊妹在聽道的心情上放鬆，而到主面前仰望主的心情能加重一點。

在這樣的感覺中我盼望藉著主的話，把我自己打開，坦誠的擺在你們面前，好像個人談話一樣和大家有交通。

詩篇第二十三篇

大衛的詩。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；我必不至缺乏。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祂使我的靈魂甦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；因為你與我同在；你的杖、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；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；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」

前言

我每一次讀詩篇，讀到第二十三篇詩的時候，裡面的感覺總是非常的甘甜。這首詩是大衛所寫的。我們都知道，大衛乃是一個牧者，當他年輕的時候，曾牧養他父親的羊群。因著牧養羊群，他學了許多功課，不但體會到作牧人的光景，也深深的懂得羊的性格和羊的需要。所以當他長大以後，作了以色列的王，回顧他自己的一生，就發現一件事：他從前如何牧養羊群，神也如何牧養他。所以你要看見，這一篇詩不是神在那裡告訴我們：祂是怎樣怎樣的。換句話說：這一篇詩並不是牧人所寫的詩，乃是羊所寫的詩；不是把牧人的感覺告訴我們，乃是把羊對牧人的感覺交通給我們。

對於這一點，我們必須要清楚。在神的話語裡，許多時候是神把祂的感覺告訴我們：這一個就是道。但是當我們把我們的感覺對神來發表的時候，這一個就是經歷。詩篇裡雖然有道、有真理；但是並不重在道理的傳遞，乃是重在經歷的交通。詩篇第二十三篇便是這樣。大衛經歷了這一位神在各方面的帶領，他像一隻羊在牧人的率領之下，經過了各種各樣的情形。他在這裡就是把他的感覺告訴我們。我不知道這首詩是大衛在甚麼時候寫的。很可能是在他中年的時候寫的。因為這一首詩一面重在他的回顧，一面還是往前看；他在那裡想到神各種的恩典，叫他更放心的把自己交託給祂。

第一篇 揀選主作牧人

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」(詩二十三 1)

主尋迷羊

這首詩一開始就說：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」這裡不是牧人揀選羊的問題，乃是羊揀選牧人的問題，本詩是從這裡開始出發的。

我們世界上的人都是神的羊，都是屬於神的，都是神的產業，也是神所愛的；但是現在我們卻都迷失了。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說：「我們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」主耶穌也說：「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，一隻走迷了路，你們的意思如何？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，去找那隻迷路的羊麼？」這話的意思給我們看見，在神的感覺裡，即使其他的人都在羊圈中，如果缺少了我這一個人，祂也要到曠野來尋找我。祂要一直尋找，直到把我找到；然後祂要把我扛在肩上，帶回家去。祂要請許多鄰舍來說：「我這一隻羊是失而復得的，是死而復活的，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。」(路十五 3-6) 照著弟兄姊妹我們過去的經歷，實在看見神在我們身上作了這樣的工作。因此，我願意在這裡講一點我這隻迷失的羊，主怎樣把我帶回來。這個就是我蒙恩的經過。

義人的後裔

神在我身上的恩典，實在是豐富的；因為當我生下來的時候，就是生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中。我們的家是個大家庭，本來沒有一個人信主，大家都拜佛。感謝神！神的恩典先臨到我父親的身上。那個時候還是前清的時候，有西國的宣教士來傳道，他們辦學校，教外文。我的祖父因為要他的兒子受一點英文教育，所以就將我父親，就是他的長子，送到一所外國人辦的學校去讀書。

當時我的祖父與外國人作生意，常與外國人有來往，所以他想叫他兒子學點英文，將來作生意比較方便。這是我祖父的意思，但是神的意思卻高過我祖父的意思，當我父親去讀書時，那一位辦學校的宣教士是位很愛主的人，他把主的福音傳揚給他的學生。

有一天當他帶著學生禱告的時候，我的父親得救了。我父親得救之後，在他裡面就有一個感覺，要把這事告訴他的父母。你知道在那個時候，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。但是感謝神！當他一信主之後，他感覺必須把這件事告訴他父母，他不願意作一個隱藏的基督徒。

我的祖父母聽了這件事，就覺得非常羞恥。因為在那個時候，「吃洋教」的人都是沒有錢、沒有受教育、沒有地位的人，他們想靠外國人的勢力來打官司、來得點利益。所以在那個時候，一個人信了基督教是再羞恥也沒有的。因此，我的祖父看見他的一個兒子信了洋教，就非常的反對，他那時認為，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斷絕他與外國人來往。所以我的祖父就停止我父親的學業，把他鎖在家裡。另外一面，我的祖父更在外面接洽了，要把我的父親送出去學生意。你知道當時一個人一送出去學做生意，就等於賣掉了，三年之中沒有一點自由的時間。他想這樣一來，大概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了。

我的父親處在這種光景中，心裡自然非常著急，他只有禱告。雖然他是個初蒙恩的人，但是他在神面前知道怎樣的禱告。那一些外國的宣教士，看見我的父親不來了，知道裡面有故事，所以也為他禱告。

但是神好像不聽禱告。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了，到了最後一天，我的祖父已經與人訂好了合同，預備在第二天早晨就把我的父親送出去。

那一天晚上，我的祖父、祖母、和父親都沒有睡覺，大家都很傷心。我的父親信心堅定，怎樣都不搖動。你叫我與外國人斷絕來往可以，把我送出去學做生意也可以，但是我信了主是沒有辦法改的，我已經信了怎麼都不能搖動。就這樣等到天快亮的時候，我的祖母心軟下來了，她忽然說：既然他要這樣，就隨他罷！這樣一來，問題解決了，祖父又把他送回學校去。這樣，等我父親把預備學校讀完，要進大學的時候，我的祖父完全不供給他。所以別人念大學是四年畢業，而我的父親卻念了八年才畢業，因為他是一半教書一半讀書。在我的祖父的眼中，他這個人吃了洋教，是不值得培養的了。

但是感謝神！我的父親蒙了主的保守，他信心堅定。當他大學畢業，我的祖父想要他來幫忙作生意，但是神已經跑在我祖父的前面，揀選了我的父親。從那個時候起，我的父親就撇下一切所有的來服事主。我感謝讚美神！給我這樣一位父親。每一次想到父親的時候，我就感謝我的神。當我生下來的時候，就是生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裡。

我的父親非常敬畏主，在他的一生中，所給我的印象太深了。在我們家裡，每一天無論怎樣忙，他總是把孩子們聚集在一起，一同禱告。一直到今天，我的印象還很清楚，我們圍坐客廳裡面，在吃飯之前，全家人都在一起，我的父親打開一本很大的聖經，讀了一段，然後帶我們跪下來禱告。那種的情景在我的腦海裡是不能磨滅的。我的父親每天生活非常有規律，他不必看鐘，他每天早晨，冬天天氣最冷的時候，六點就起來了，夏天五點就起來了。他一起來，其他的事情都不作，總先有一小時的工夫在主面前。在我們孩子們的印象裡，總是看見他起來之後，就跪在主面前，在那裡親近主。他這一個印象在我的裡面非常深切。

遺傳的基督徒

感謝神！在這樣的背景裡，我逐漸長大。等我上了學，自然也是上基督教的學校。所以我從小對神的話，對聖經的故事都是很熟的，我對主沒有懷疑、對聖經沒有疑惑。但是雖然如此，我在積極方面還沒有真實的信心。我不過是跟著父親，跟著家中的人這樣作罷了。

當我作嬰孩，被抱在手裡的時候就受洗了。等我到了十六歲的時候也入了教，作了正式的教友。照著一般看來，我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基督徒，常常作禮拜，一切情形都很正常，但是在我裡面，沒有真的信心。雖然我每天禱告，但是我的禱告不過是一種遺傳的，如同背書一樣。在我的感覺裡，神是有的，不過不曉得在那裡。我也讀聖經，好像表面上也懂了，但是卻說不上叫我得到甚麼益處。所以我的基督徒生活，全部是在遺傳裡，沒有真實的東西。

我像一般的孩子一樣，也有許許多多的過錯，但是在我裡面還是非常的自傲。我認為雖然我這個人有錯，最少比一般人是高尚得多。我的抱負也很大，盼望將來為國家社會作一番的改革。我總是認為自己是個佼佼者，眾人皆濁，惟我獨清。所以實在說來，我那時在主面前還是一隻迷失的羊。

宗教的熱心

到我上高中二年級的時候，我病了。我病得很重，幾乎快要死了。在我病的時候，當然我的父親，我家裡的人都為我禱告。在那個時候，我所生的那種病，是沒有醫藥可以治的，我面對死亡，心裡當然懼怕，所以我也常常禱告，求神醫治我。後來莫名其妙的過了幾個月，慢慢的我的病好了。好了之後，在我的裡面，就有一個天然的思想，認為我今天還能活在世界上，那是神醫治了我，那是神救了我的命；祂既然這樣愛我，我也要報答祂。所以在我的裡面就有報答的觀念，我要報答這一位神。

那麼用甚麼方法來報答祂呢？很希奇，等到正好學校開學的時候，有一個同班同學（以後也成了我的同工，就是周行義弟兄）忽然來找我，他說：「我們好不好在學校裡頭查考聖經，有一個聚會？」這個提議正中我的心懷，現在回報神有路了；所以我說：「這非常好，我們一定要在學校裡有一個聚會，我

們要來讀經禱告，為神作一點事。」結果我們就拉著幾位同事，趁著晚飯之後，上夜課之前，中間的一段時間，借了學校的圖書館來聚會。每次在聚會之前，我們到宿舍一個一個的請同學來聚會，非常熱心。

我記得很清楚，頭一次我領禱告聚會的情形。我原本是有禱告的，我天天禱告；但是實在說來，禱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也不大懂。那一次，他們指定當天晚上由我帶聚會。我怎麼帶法呢？那個時候，我根本不懂。幸好在屬靈的假冒很方便，在我父親的圖書室裡有非常多的書，我也能讀懂一點英文，所以我就去翻他的書，找到一本小冊子是講禱告的，我就把它背得很熟。這本書告訴我們要怎樣禱告，以及許多神聽禱告的例子。那一天我就照著講，還講得不錯，講完了我說：「大家跪下來禱告。」但是毛病出來了，大家剛剛跪下來禱告，忽然有人笑起來了，因為大家不知道這是作甚麼。那麼我是一個領禱告的人，我就很嚴肅的責備他，我說：「我們是在神的面前，不可以這樣笑。」現在我回想起來，也覺得好笑。

那晚我不但領禱告還講道。你知道我講道是怎樣講法？也很方便。我父親的書房裡，也有很多講道的書。直到今天還能記得我第一篇的講道，並且每一次想起來，裡面還是很驕傲。我那一次所講的道就是挪亞的方舟，這是美國一位很有名的傳道人所講的。我預先把它完全繙出來，寫在四張小紙上，一直讀它，直到背熟了。那一天我就把它從頭到尾講了一遍。講完了之後，我覺得非常得意，但是沒有一個人受感動。這就是當時我們這些人作的糊塗事。

蒙恩得救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神的工作非常奇妙，當我在外表上好像要報答神的恩典，有許多活動的時候，神在我裡面也開始作工。莫名其妙的，並沒有人告訴我，在我裡面就有一個很深的感覺，覺得我是個罪人。在那個時候，按著外表來講，我比從前是進步多了，有許多的罪我也已丟棄了。但是很希奇，當我要接近神的時候，裡面開始覺得我是罪人。我說不出我的罪在那裡，但就是覺得，我這個人渾身都是罪，從我的頭頂到腳底沒有一個地方是完全的。雖然那時我不過是十幾歲，但是有的時候一個人坐在那裡，想到我的罪，我心裡就覺得難過。所以我裡面就有一個追求的心，覺得需要救主。原來救恩的道理我都懂得，我知道耶穌是救主，但是不知道甚麼原因，祂就是不救我。我當時的感覺就是祂不肯救我，我一定要祂救我。那個時候，任何的奮興會我都到，大考也不管，因為在我的裡面實在過不去。我覺得如果這樣下去，我死了怎麼辦？我一定是下地獄的，毫無疑問，像我這樣的罪人不下地獄要到那裡去？我裡面的感覺非常的重。

這樣過了一年，實在痛苦，我就是看見自己的罪非常深。多次的奮興會，講道人要人悔改，到台前去禱告，我總跑去跪在那裡。我也痛哭流淚、也認罪，但是回到家裡，就甚麼都沒有了，覺得罪還在身上，還沒有得救。

但是感謝讚美神！祂實在是我的牧人。到了一九三〇年的一個夏天，在上海有一個夏令會，我就和周行義弟兄，還有一位老師，三個人同去赴會。在聚會中，因為對有些講員，語言很難懂，內容也聽不懂，感覺很乏味。雖然這樣，我裡面追求的心還是有的。看見有的人，跑到台前悔改了，快樂得很，我心裡真是羨慕，但是我沒有這種經歷。有一天我在房間裡，在那裡想著，為甚麼許多人都得救了，但是我這個人無論怎樣追、怎麼求，還是不行，罪還在我身上？不錯，耶穌是救主，但好像祂就是不要我，那怎麼辦呢？那一天我坐在那裡想，大概原因是這樣：別人是從來沒有聽過福音的，所以聽一下就行；我這個人從小就聽福音，並且聽到一個地步，自己也講了福音，大概這就是難得救的原因了。所以那一天我就下了一個決心說：「神阿！這一次你要我，就救我，不救我就算了！我要往世界去了，我不要得救了，那是沒有希望了！」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我們的神實在是奇妙，祂逼我到一個地步，裡頭實在是飢渴慕義；到了這一個程度，

神的恩典就臨到我了身上。就在那一天，有一位傳道人在那裡講一篇道，根據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講到信心問題。他說：「你只要相信，不要感覺，也不要你作甚麼。」那篇道很淺，就著道來講是不會救我的。不過我聽完了之後，覺得那些話還是對的，我相信就是了。

所以等到講完了要人跪下來禱告，還叫人到台前去，我因為覺得去也沒有用，所以就自己跪在椅子旁邊禱告。但是禱告了一下，我的一個老師，他早我一天得救，他很關心我，就叫一個傳道人到我這裡，跪在我旁邊，帶領我禱告。禱告完了，他說：「你還是到台前去。」他既勸我，那我就去了。我到了台前，就跟著人禱告，人叫我悔改我就悔改，人叫我認罪我就認罪，我認罪的眼淚也落下來了，但是還沒有得救。過了一下，禱告的話也說完了，眼淚也停了，我就張開眼睛來看看，還是和以前一樣。

散了會，人都走了。另外有一個傳道人在那裡注意到我，他想：這個少年人看樣子已經得救了。所以他就跑過來了，說：「某人！你得救了沒有？」我說：「我盼望得救，但是我還沒有得救。」他就問我說：「你信不信聖經？」我說：「我從小就信了，從來沒有疑惑過。」

那麼，他就打開聖經叫我讀約翰一書第一章九節：「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、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」他就問我，這些聖經你信不信？我說：「當然信。」他說：「好的，現在你把這一節聖經裡的『我們』兩個字拿掉，把你的名字換進去再讀一讀。」我就讀了：「江某人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、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江某人的罪，洗淨江某人一切的不義。」我就這樣讀了兩遍。他說：「好的，現在你禱告。這裡說：你要認你的罪，神是信實的、是公義的，祂必定赦免，你信不信？」我說：「當然信。」我就跪下去禱告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很希奇，當我跪下去向主承認我的罪的時候，我裡面只有一個思想說：主阿！我今天到你的面前認我的罪，接受你作我的救主，我相信你一定赦免。當時我裡面的感覺是，我死也死在你的身上，倒也倒在你的身上；我就是樣相信，甚麼都不管了。感謝主！當我這樣一禱告，不過幾分鐘，我的裡面完全改變了。感謝讚美主！我一年當中身上那個背不動的罪擔，忽然脫落下來了，裡面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平安。

哦！那一天當我站起來的時候，我的裡面實在是平安。那個傳道人問我說：「你得救了沒有？」我說：「我得救了。」他說：「你怎麼知道你得救了？」我說：「在我裡面平安。」他說：「你再想一想看。」我一想，對了，神說：「我得救了。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、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這是祂的話。我的感覺會改變，祂的話永遠不改變。」哦！親愛的弟兄姊妹！那一天我像一隻迷失的羊，回到牧人的懷抱裡了。祂實在是好牧人，好牧人為羊捨命。在那一天，我嘗到了好牧人的慈愛。

羊揀選牧人

一隻羊被牧人從曠野裡帶回來之後，如果牠有感覺，牠定規有詩篇第二十三篇第一節的感覺：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」親愛的弟兄姊妹！從前我走自己的道路，我是個迷失的羊，但是當我的主把我從曠野裡，從罪惡死亡裡，把我救回來的時候，在我裡面只有一個感覺，不但我的牧人為我捨命，祂救了我，祂揀選了我，我今天也揀選了祂。

弟兄姊妹！在這裡你要看見，如果我們被祂的愛所感動，裡面很自然的會有一個反應，牧人阿！你既然這樣的愛我，我也愛你。從今以後，我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。從前我走自己的道路，那條道路是罪惡死亡；從前我憑著自己活著，那種生活是痛苦的。但是今天你既然把我拯救回家，你的愛在我身上是這樣的豐滿，從今以後我要把我這個人放在你這牧人的手下，讓你來引導我、讓你來管理我、讓你來帶領我，我一生是屬於你的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羊在那裡說：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心不至缺乏。」這個意思就是說：從今以後不再作愚昧的羊，再憑著自己活著。從今以後，我把這一個人完全放在主的手裡，讓祂來牧養我、讓祂

來帶領我。在屬靈生活的起點上，一面是神的愛摸著我們、得著我們；另外一面是我們的奉獻，是我們把自己獻給祂。不錯！祂在創世之前揀選了我，又在時間裡面尋找了我、得著了我，但這是祂的一面。在我們這一面，當祂的愛摸著我們的時候，我們要揀選祂作我們的牧人。如果我們要走前面的道路，要過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這一面必須解決。

弟兄姊妹！我們的主犧牲了祂的一切，來作你的牧人，今天你有沒有也擺上你的一切來作祂的羊？甚麼叫作「奉獻」？「奉獻」沒有別的意思，就是把我整個人擺在祂的率領之下，從今以後完全為著祂、憑著祂，不再有自己的意思、不再走自己的道路。我已經揀選祂作我的主，我已經揀選祂作我的牧人，從今以後是祂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我們在神面前，這樣的感覺愈深，我們前面的道路就愈正直。如果我們在神面前這樣的感覺浮淺，我們就會走彎曲的道路，有一天還會跑出羊圈。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」這是我的信心，這是我的見證。我在信心裡，把我自己完全交給我的牧人。我深信說：我一生不會有缺乏。弟兄姊妹！你肯這樣信靠祂嗎？多少時候我們不敢奉獻，我們不敢沒有保留的放在祂的手裡，為甚麼？因為怕缺乏。我這樣的交給牧人，恐怕要缺乏，還是相信自己好一點。弟兄姊妹！但是，如果你能看見這一位愛的神，是你的牧人的話，你就能說：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」我盼望每一位青年弟兄姊妹！要在神面前因著祂的愛，把自己沒有條件、沒有保留的擺在祂的腳前，說：「主阿！你是我的牧人，我今天揀選你。」

我很喜歡讀傳記，我也讀了許多的傳記。我一直注意：一個人在神面前蒙恩的原因在甚麼地方。為甚麼有的人信主之後，有一段時期很熱心，但是忽然冷淡下去了？為甚麼有的人信主的道路是崎嶇的？為甚麼有的人信了主之後是直線，往上去的？我常常注意這一件事。以後在我所讀的傳記裡，找出一個共同的原則來：一個人信主之後，對奉獻這一件事如果徹底，這個人的道路就是正直的。一個人在奉獻的事上不徹底，那個人的道路就是彎曲的。所以在我的感覺裡，覺得這件事是非常的重要。弟兄姊妹！神既然揀選你作祂草場上的羊，你也得揀選祂作你的牧者。你得對祂有個信心說：我今天把我自己完全交給祂了，從今以後是祂的事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

邁爾奉獻

關乎「奉獻」，我一直覺得邁爾弟兄（F.B. Meyer）的奉獻是個非常一個標準的奉獻。邁爾是英國一個很有名的傳道人，他年輕的時候，就在愛丁堡一所很大的禮拜堂牧會，有許多教友來聽他講道。但是雖然他的口才很好，講的道也純正，他裡面卻一直有一個感覺，他沒有主的能力。有一天，另一位事奉主的施達德弟兄（C.T. Studd）到他那裡傳道，他看見施達德弟兄身上有一個東西是他所沒有的，就非常的羨慕。所以有一天，就問施達德弟兄說：「你能力的祕訣在甚麼地方呢？」施達德就問他說：「你奉獻了沒有？」邁爾說：「當然奉獻了！我今天在這裡傳道，難道還沒有奉獻嗎？」施達德就問他：「你的奉獻是一般性的呢？還是專一性的？」這一句話把他問住了。論到一般的奉獻那是有的，但是論到專一的奉獻真是把每一件事都擺在主的腳下，這樣徹底的奉獻還沒有。施達德告訴他說：「你去作罷！」邁爾回他的房間，好幾天的工夫在主面前尋求這件事。他把自己再一次奉獻給主，對主說：「主阿！我甚麼事還沒有交給你，還握在自己的手裡，求你光照我。」當他這樣禱告的時候，主的手就摸著他，給他看見，雖然他已將一切都奉獻給祂，但卻留下一件事情沒有奉獻給祂。

邁爾的見證裡，沒有告訴我們是那一件事，他只告訴我們有一件事，他不交給主。他說：那一天我禱告的時候，好像看見主走過來了，對我說：「給我！給我！」他就拿了一大串的鑰匙，有大的，也有小的，都交給祂。但是主說：「還有一條小鑰匙你沒有給我。」邁爾對主說：「這不過是一個小鑰匙，是開一個小房間的，其他的統統給你了。如果你留這一點點給我，我要加倍熱心事奉你。」但是主看看他，搖搖頭，說：「不，我如果不是一切的主，我就根本不是主。」這句話在英文裡非常美麗：「If I am not the Lord of all, I am not the Lord at all。」邁爾再向主辯論，但是主不聽。

到了最後，主轉過身來要走了。到了這個時候，邁爾沒有辦法了，他就在主面前有一個禱告，說：「主阿！你叫我願意我所不願意的，你拿我所不能給你的。我實在不願意，但是求你叫我願意。」夠了，憑這一點，主就把牠拿去了。哦！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我們如果看以後邁爾這個人，他的工作、他所講的道、他所寫的書，我們能看見，這一個人是個在主手裡的人。

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！在我裡面就是有一個感覺，趁著我們年輕的時候，我們前面的路還長，讓我們今天在這裡作一件事：神已經揀選了我們，今天我們要不要揀選祂？祂揀選你作祂的羊，祂要看顧你，祂要帶領你，你今天願意不願意揀選祂作你的牧者，把你自己完全放在祂手裡？如果我們在主的面前，在這一件事上有徹底的解決，我們就能經歷說：主真是我們的牧者，祂在我們的前面，要帶領我們往前去。願神祝福我們！

第二篇 草地與水邊

「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」(詩二十三 2)

揀選主作牧人

昨天我們交通一件事，就是我們過去乃是迷失的羊，但因著那一位好牧人為羊捨命，就把我們帶回祂自己的圈中。我們的牧人這樣愛我們，尋找拯救我們，為羊的感覺，就都覺得：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」祂既然揀選我們，我們今天也要揀選祂。祂揀選我們作祂的羊，我們揀選祂作我們的牧人。我們從前實在是愚昧，走自己的道路，尋找自己的快樂；但是今天醒悟了，知道我們不能再為自己活著，也不能再靠自己活著。我們願意把我們的一生、我們的全人，獻給這位好牧人，從我們心裡來作祂的羊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我不知道各位今天在主面前的心境如何？我盼望說：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！實在因著祂大愛的激勵，都已經揀選了主作我們的牧人。在我們與主之間，沒有任何的間隔。我們並沒有一件事再留下沒有交給主的，我們整個的人，一切的事，都放在祂的腳前。這不是普通的奉獻，乃是專一的奉獻。意思就是說：在我們身上，人也好、事也好、東西也好、意念也好，如果有甚麼是特別抓住我們的，是我們特意要保留的，都專一的擺在我們牧人的腳前，願意從今以後讓祂來支配、來調度。我想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，可以說在每一次屬靈的經歷有轉機的時候，我們都得從這裡開始。

一位弟兄的見證

說到這裡我就想到一件事，是我們一位親愛的年長同工弟兄，他年輕時候的經歷。差不多在三十年前，我親耳聽他作這個見證。當他得救了之後，他到處為主作見證，帶領他的同學歸向主。但是雖然他有這樣的心願，也很努力的去作，卻沒有甚麼果效。大概過了一年，他在主面前願意有一點對付。主就給他看見，在他身上還有一件東西是他保留的，不肯奉獻給主。這件事就是他和一位小姐的來往。那位小姐的家和他的家是世交，他們從小就認識了，並且彼此相愛。等到我們的弟兄得救了之後，他就切切的盼望這一位小姐也得救，所以他就花相當的工夫來勸她。

但是很希奇，甚麼都可談，並且談得很投機，就是不能談耶穌，當我們的弟兄要把主耶穌介紹給她的時候，這一位小姐就不要聽。他們兩人的情感非常好，非常深，就是在這件事情上怎麼談也談不通。但是在我們弟兄的心裡，還是愛那位小姐。

到了有一天，當他在主面前尋求的時候，主就問他，他是要主呢，還是要那位小姐？這件事在我們弟兄身上是一件極大的事。他在主面前，為著這件事情很掙扎、過不去。他一面覺得要主，也要主的能力；但是另一面，他真是覺得沒有辦法放下那位小姐。但是主給他看見說：「信的與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軛。」所以他在主的面前非常掙扎。

到了有一天，他在主的面前實在過不去了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，他就沒有辦法往前去了。感謝主！那一天他蒙了主的憐憫，就下了一個決心，放下那個小姐。他告訴我們：當他這樣決定的時候，他就穿上一雙破皮鞋，也穿了一套舊衣服，拿著一捆福音佈告到馬路上去張貼。在他的感覺裡面是說：從今以後，我把一切放下了，我要完全揀選主。

兩面的交付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我們今天蒙了主這樣大的憐憫，也應當把自己沒有保留的交給主。在我們的屬靈生活開始的時候，就要在主面前，有一個徹底的奉獻。我們一面是揀選祂，一面是放下一切；一面是揀選祂，一面是把一切都交給祂。如果在我們裡面，還有任何的保留，屬靈的道路是沒有辦法走的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我不要在祂之外來尋找任何好處，我承認，我一切的需要都在祂裡頭，我可以放心把自己交在祂手裡，實在相信，在我一生的道路上，我必不至缺乏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如果在我們屬靈生活開始的時候，能在主面前有這樣的信託，有這樣的信心，你就要看見，主也同樣的信託你。在英文裡頭有一個字，就是 Commit，中文譯作「交付」、「交託」、「付託」。如果我們能把自己交付給主，主也要同樣的交付給我們。

許多的時候，你希奇為甚麼主對待你好像不太完全。好像你禱告祂；祂不聽；你需要祂，祂也不理。你認為你是一片誠心，但是好像主在你身上不是那樣的真誠。這個原因在甚麼地方呢？就因為你未完全將自己託付給主。主知道我們的心，我們交付給祂到甚麼程度，祂就付託我們到那一個程度。

坡旅甲的故事

在教會歷史中，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。在初期的教會中，有一個很有名望，被神使用的僕人，名叫「坡旅甲」(Polycarp)。當羅馬帝國逼迫基督教的時候，他是士每拿教會的負責人，年紀已經很老了。羅馬政府要捉拿他，他受了弟兄姊妹的勸告，避到鄉下去。但是羅馬政府搜索得很厲害，就知道了他躲藏的所在，派兵去捉他。他事先也得著一點消息，可以逃避，但是他覺得主不要他這樣作，所以就甘心被捉。等到捉他的人來到的時候，他出去迎接他們、款待他們，請求他們給他一點時間禱告。他禱告完了，他們就把他帶去。在路途中，捉拿的人一直勸他說：「坡旅甲阿！你是個年紀老邁，道德高尚的人，我們大家很欽佩你，很愛惜你，不願意害你。你何必這樣固執呢？你只要稍微改一下，事情就過去了。」坡旅甲回答說：「不必勸了，我的心已經定了。」而捉他的人看他這樣的固執，就惱怒，就把他從車上推下去。

到了審判的地方，審判官也是同樣的勸他，對他說：「你何必如此呢？你年紀已經那麼老邁了，還能受這樣的苦嗎？你不必作甚麼，只要說一聲，我否認主，或者拿香在偶像面前獻一下就行了。」但是坡旅甲說：「我事奉主已經有八十六年之久，祂從來沒有虧負過我，我豈能褻瀆救我的主呢？」哦！親愛的弟兄姊妹！在這裡給我們看見，一個交付與主的人，主也把自己交付與他。坡旅甲說：「我事奉主已經有八十六年之久，我的主從來沒有虧負過我。」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當我們回頭去看的時候，我們只得承認一件事，多少時候是我們虧負主，主從來沒有虧負過我們。所以我真是盼望青年弟兄姊妹！在屬靈生活起頭的時候，就看見：這位主是可靠的，這位牧人是可靠的，我可以放心的把自己完全交給祂。

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」哦！這是何等甜美的事！我想這裡有許多年長的弟兄姊妹！我們經過了幾十年的時間，當我們回頭想過去的時候，實在能誠實的作見證：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祂沒有叫我缺乏。」雖然有的時候，我也感覺缺乏，但是過後我們知道，那是我們感覺缺乏，並不是真正缺乏。我們憑自己的喜好有所要求，所以感覺缺乏。但是就著我們的主來說：祂從來沒有叫我們缺乏。沒有一樣好處祂不給我們。

躺臥在青草地上

「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」這裡告訴我們，好牧人要領我們出去，使我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帶到可安歇的水邊。我們的牧人絕對不會叫我們飢餓、絕對不會讓我們乾渴。這裡的「青草地」，不是單數的，是多數的。不是一塊青草地，是許多塊青草地。一個牧羊的人把他的羊帶出去，帶到一塊草地上，那裡的草又嫩、又青，他就把羊放在那裡，讓羊任意的吃。羊就很悠閒的在青草地上走來走去，這裡吃一點，那裡吃一點，一直在那裡吃。如果牠把一塊地上的青草吃完了，牧人就帶牠們到第二塊青草地上。等到羊吃得裡頭實在裝不下了，就躺在青草地上。羊躺在青草地上，是因為牠已經吃飽了。但是你如果仔細去觀察羊，你看見牠躺在那裡不是在睡覺，牠的嘴還在那裡動，還是不停地嚼著。表面上牠不吃了，但是牠還在把剛才匆忙吞下去的青草，再反芻出來，仔仔細細的咀嚼。你如果走到牠的旁邊，會看到牠一面咀嚼，一面發出一種聲音來。牠躺在那裡實在舒服。哦！親愛的弟兄姊妹！在我們屬靈的經歷上，豈不也是這樣？我們的主既然把祂的生命給了我們，你想祂會讓我們餓麼？難道祂不為我們預備生命糧食麼？我們都知道，我們的主曾告訴我們說：「我就是生命的糧，到我這裡來的，必定不餓；信我的，永遠不渴。」（約六 35）這裡的許多塊青草地，就是表示主的豐富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我們的主實在豐富。祂不光是一塊青草地，讓你稍稍一吃就吃完了。我們的主是無限的青草地，無論我們怎樣吸取，都吸取不完。

聖經是青草地

我們今天怎樣來吸取我們的主呢？請記得：我們的主是把祂自己放在聖經裡。聖經好像青草地一樣，有六十六塊之多，每一塊都充滿了主自己。我們是藉著神的話，在那裡吸收我們的主。我們讀聖經，也有兩種情形，一種是我們在起初的時候，實在是餓了，看見有青草，頭也不抬，就鑽在裡面吃了。我喜歡看羊吃草，許多時候牠鑽在草堆裡，頭也不抬起來，拼命的吃，很快的吃。但是等到吃得差不多的時候，牠就躺下來，在那裡慢慢的咀嚼。讀經也有第二種情形，就是當我們吃飽了時，就改了方式，慢慢的咀嚼它。

讀經的見證

我感謝神！在我得救的那一天，祂就叫我嘗到祂話語的甘甜。我從前沒有得救的時候，也天天看聖經，但是老實說：我看不懂。那一本聖經對於我是完全關閉的，是一本死的書、宗教的書。我雖是在那裡看，卻不知道這些話是甜的呢？鹹的呢？酸的呢？還是苦的？都沒有甚麼感覺。但是我一得救，情形就不一樣了。到今天我還能很清楚的記得，那天下午我得救了，回到家裡，我作的頭一件事，就是打開聖經來讀。

那一天，我讀的聖經是彼得後書第一章，那裡說：神憑著祂的神能，已經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都賜給我們；祂有許多寶貴的應許，叫我們在祂的性情上有分。我們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這一個，又要加上那一個；有了那一個，又要加上另一個；這樣就叫我們能豐豐富富的進入神的國。那一天下午就是這幾句話，我也不曉得看了多少時間。我一面在那裡看、一面在那裡想，越看越甘甜、越想越有味。我在那時就覺得說：主的話實在是新鮮又甘甜，叫我的新生命，得了無上的安慰和滋潤。

感謝讚美神！憐憫我，叫我嘗到祂話語的甘甜。所以在那一個時候，雖然我很無知，甚麼也不懂，只聽見人家說：如果一天讀四章聖經，那麼一年可以把聖經讀一遍，所以從那一天起，就自己下了一個決心，無論如何，一天要讀四章聖經。我替自己定了這一個律法。我的心愛慕神的話，覺得在神的話裡面有東西，能飽足我裡頭的新生命。

那個時候，我也效法我的父親，每天早晨很早就起床。感謝神！我比我的父親，起得還早，全家我是第一個起來的。我一早起來，就到樓下一個房間裡，把門關起來，又唱歌、又禱告、又讀經。我別的都懂，只知道我蒙恩了，心裡歡喜快樂，所以我要每一天起來作這些事。我聽說神的話很寶貴，應當尊敬讀，所以我就跪著讀，每一章聖經我都讀三遍，好讓印象比較深刻。我天天這樣行，有好幾年

之久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當我這樣去讀的時候，我真發現聖經實在是青草地，我的主一直在其中作我生命的糧食。我頭幾年讀的時候，真是像一隻快要餓死的羊一樣。我不知道那一天浪子回家，吃肥牛犢的時候，是怎麼吃法的。照我的想像，雖然一面他覺得不好意思，但是另外一面，當肥牛犢擺出來的時候，他一定是狼吞虎嚥的。我想他越是這樣，他的父親就越高興。那幾年我讀聖經，也是這種情形。我不懂得怎樣的消化聖經的話，只知道說：我要吃它，我就埋頭來吃，一直在那裡吸收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我不願在這裡替人定規，每天要讀多少的聖經。不過我想，我們年輕的時候，守一點律法還是有益處的。年輕的人太自由，恐怕就放鬆了。你知道有的時候我軟弱了，在讀聖經的時候，一翻開就先看看這一章聖經有多長。如果讀到詩篇一百十九篇，那就歎氣了。神知道我是個軟弱的人。所以我感謝神！當我信主之後，主的愛摸著了我，就定了一個律法，每天一定要讀四章聖經。今天回顧這些事，我看見這個實在是寶貝。

不過在那個時候，我就是要吃，存在裡面，並不懂得去消化它。我想這樣最少過了兩年，我才開始看見，光是這樣吃是不行的，我不能光在那裡吃，吃完了，把聖經一關就走了。我還要躺臥在青草地上，在那裡默想主的話。因此以後許多年的工夫，我除了每天讀四章之外，也加上一點時間默想主的話。時間不多，也許十分鐘，也許一刻鐘，我默想一兩節的聖經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我能告訴你：這一件事給我莫大的幫助。

所以弟兄姊妹！我們在初蒙恩的時候，應當養成一種習慣，不光常常讀主的話，也常常默想主的話。光在那裡讀還不夠，還要咀嚼。當我們用一個愛慕的心，在那裡反覆思想的時候，我們在主面前就要得很大的滋養、很大的供應。如果你要你屬靈的生活，裡面是滿足的，外面是舒服的，這是一條很好的道路，盼望你好好的走上去。

平靜的水邊

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」這位牧人不但叫我能吃飽，能躺臥在青草地上，來消化我所吃的；祂還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。這裡「可安歇的水邊」，也可以譯作「平靜的溪水邊」，並且這裡的水不是單數的，是多數的。這裡給我們看見，我們不但能喝這水，並且能進入安息和平靜之中。那個光景實在是一幅非常平靜的圖畫，又滿足、又安息、又安靜。

在屬靈的經歷上，這裡的水是指著聖靈說的。我們都知道，主告訴我們說：「我們若喝了祂所賜的水，這水就要在我們裡面成為泉源，直湧到永生。」又說：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祂那裡去喝；信祂的人，從祂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。」這些地方的水，都是指著聖靈說的。

感謝神！祂不但給我們一本聖經，叫我們能躺臥在青草地上；祂也賜給我們一位保惠師，住在我們裡面。今天神的靈住在我們每一個人裡面，祂要解我們所有的乾渴，祂要帶我進入平靜安穩的境地。基督徒怎樣能進入安息呢？聖經告訴我們：「體貼肉體的就是死，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和平安。」所以我們在初得救的時候，就必須學這個功課。哦！弟兄姊妹！許多的時候，我們心裡很煩躁，尤其我們年輕的時候，很多的事不清楚，這件事該怎麼辦？那件事該怎麼辦？甚麼是神的旨意？我們愈在那裡掙扎，愈不知道怎麼辦。因此裡頭翻翻覆覆，沒有平安。弟兄姊妹！我們不需要這樣。神把祂的靈放在我們裡面，就是要來帶領我們。聖靈在我們裡面的工作，多半是平靜的。很多時候，祂是在我們裡面最深的地方，給我們一點微小的聲音、給我們一點塗抹的感覺。聖靈像平靜的水，當祂流過的時候，我們裡面就有一點點的感覺、有一點點涼爽、有一點點舒服、有一點點滿足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我們一信了主，主就把我們交給聖靈，讓聖靈在凡事上來教訓我們。如果一個信主的人，一得救了，就能注意裡面聖靈的引導，隨從靈而行，這個基督徒的道路，一定是正直的。隨從聖靈的乃是生命和平安，甚麼時候我們隨從聖靈，在那個時候，我們裡面就覺得滿了平安。這一個就

是在可安歇的水邊。

第三篇 行走義路

「祂使我的靈魂甦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」(詩二十三 3)

在大衛的感覺裡，耶和華實在是他的牧者，他在主面前有一個信心，他必不至於缺乏。然後他就叫我們看見，他所信的這一位牧者，實在沒有叫他缺乏。因為「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」在原文裡，這些話的時間性都是現在的，表示說：祂是繼續不斷的帶領我們，繼續不断的叫我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也繼續不断的領我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

在這裡我們看見，從神的話語裡吸取主作我們生命的糧，這件事並不僅是初作基督徒的時候要這樣作，以後就不需要了；乃是我們時時刻刻不斷的在神的話語裡面，來享受我們的主。聖靈對我們的帶領也是這樣。不是說：一個人初信主的時候，才要學習隨從靈，得著生命和平安，乃是一生之久，每一天每時刻不斷的跟隨裡面的靈。如果這樣的話，我們就能常常在可安歇的水邊，得著安息。

說到這裡，我想起一件事來，就是我們倪弟兄在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》一書裡題過的：有一個弟兄，在江西牯嶺是作電燈匠的，他在得救前有喝酒的習慣，等他得救了再想喝酒，但是裡面一直過不去：以後他就對人說：「我裡面有一個當家的不准我喝。」這就給我們看見，聖靈在我們裡面怎樣的帶領我們。如果我們肯隨從祂，我們裡面就進入安息了。

對付看戲

我在這裡也題一件，自己身上初得救的經歷。當我沒有信主之前，雖然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裡，從小受基督教的教育，但是我從小有一個心愛，就是喜歡看戲。上海有一家大戲院，我家的一位親戚是股東之一，所以每個月總有戲票送來。不但這樣，我有一個很要好的同學，他家裡也是開戲院的，所以我看戲根本不用花錢。有了這樣一個環境，所以看戲就變作我惟一的嗜好。還記得那時每天報紙一送來，我們這些孩子首先總是看影戲廣告，看看那一家戲院演甚麼戲。我雖然生長在基督教家庭裡頭，但是從小就喜歡看戲，這是最喜歡的娛樂活動。有的時候，我作夢也在那裡看戲。同時我有一個很大的雄心，就是盼望將來長大起來能作一個演戲的人。這是我從前時候之一個愚味的思想。

等我得救之後，我照常看戲。不過我好像聽見人說：「基督徒不應當看戲，看戲是犯罪。」我在那個時候聽不進這話。我認為，看戲並不是犯罪。如果看壞的戲，那是犯罪；如果看好的戲，不但不是犯罪，而且很有幫助。所以解說來解說去，我就對自己的良心說：看戲不是犯罪，但是要揀好的戲看。我就下了一個決心，從今以後要揀好戲看，壞戲不看。那些教育性的、科學性的、宗教性的，都沒有問題，應當看。如果我們不看，就缺少了許多吸收知識的機會。所以我得救了之後，還是照常看戲，不過比從前看得少一點。

但是很希奇，雖然我的嘴很硬，無論如何不肯承認看戲是犯罪；可是當我每一次去電影院的時候，裡面總是不太自然、不太平安。我就對自己說：大概一個基督徒看戲的確不太合式，一個基督徒在戲院裡頭和那班人坐在一起，不太合聖徒的體統。所以我就偷偷的想，那我就不要去看罷。但是不去看呢，心裡又想看。我也不敢把這個意念告訴任何的人，因為怕說出來，有一天又去看了，那多丟臉。所以我自己偷偷的這樣定規了，從今以後我不去看戲了。但是說看戲是犯罪，我還是不贊成。

這樣立志為善過了兩個月，我一次都沒有到戲院去，我的心裡很自傲，覺得相當成功了。雖然不能說沒有愛慕的心，但是無論如何我的腳沒有踏進去。

兩個月後，有一天，非常不巧又有戲票送來了。那是一部很好的片子，是講到挪亞方舟的。戲票一送來，我裡頭就打仗了。哎呀，如果不去看，多可惜，挪亞的方舟怎麼可以不看呢？但是如果去看，那

兩個月的努力都前功廢棄了。所以裡面真是掙扎，又想看，又不想看。結果到了最後，還是老亞當得勝了。我在那裡定規說：這一部是宗教片，可以看，我就去了。

但是當我的腳踏進戲院的時候，我的裡面就不平安了，聖靈在我的裡面指責我。但是我硬著頸項還是進去了。我坐在裡面兩個鐘頭，眼睛在那裡看，裡面卻像下地獄一般，真是痛苦。巴不得戲趕快結束，我就可以走了，今天想起來，我實在是笨，戲不結束不是也可以出去嗎？但是我當時就是不出去。一面盼望快點完，一面又不願出去。就這樣看了兩個鐘頭，當我出來的時候，很希奇，我裡面知道，從今以後我和電影絕緣了。

我在各處都碰到少年弟兄姊妹來問說：「弟兄！我們看戲可不可以？有甚麼理由說看戲是犯罪？」我碰到太多這樣的年輕人，我只能對他說一句話。我說：也許這在你身上不是犯罪，但是在我身上這是犯罪，因為主在我身上作過一件事，祂在我裡面帶領過我。聖靈在我裡面那個微小的聲音，一直叫我不自然，一直叫我不舒服，但是我不順服，一直違背。我曾用我的頭腦、用我的理由辯說：為甚麼不可以？我是那樣的倔強。但是聖靈還是繼續不斷的帶領我，沒有棄絕我。直等到有一天，祂斷了我裡頭這個世界的生命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一直到今天，感謝我的神！因為照著我的天然來講，我這個人喜歡那些事，但是感謝神！祂在裡面帶領我，讓我看見，雖然可用理由辯說：這不一定是罪，然而這是我的主所不喜悅的事。祂要我作一個，以祂為喜樂，也以祂為滿足的人。

弟兄姊妹！當我這樣脫離了看戲的嗜好之後，在我的裡面有沒有缺欠呢？沒有缺欠。我能作見證說：在這幾十年來，我的主滿足了我的心，祂使我的裡面喜樂，遠超過我在那時所看的戲。我從前需要這些來滿足我，但是這些滿足都是虛假的、都是虛空的。我喝了這水，還是再渴，還得再喝。感謝神！今天我喝了生命的水，它在我的裡面成了泉源，直湧到永生。我裡面有一個滿足、有一個喜樂，是人所不知道的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感謝讚美主！祂實在叫我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也實在領我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一個順從聖靈的人，他裡面的滿足、他裡面的快樂，不是世界上任何的東西所能取代的。

吃飽了就要走路

「祂使我的靈魂甦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」弟兄姊妹！我們這樣享受主之後，就叫我們的靈魂甦醒，裡面得著力量。有了力量以後怎麼樣呢？是不是就睡覺去？不是。這裡告訴我們：祂甦醒了我的靈魂，就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們從主那裡得著了以後，不是光自己享受就完了，乃是要為著祂的名起來行走義路。我們享受主不是光為著自己，不是停在享受的裡面，乃是叫我們為著祂的名走義路。換句話說：今天在主面前不但是道的問題，還有路的問題。我們不是光在那裡吸收道理，享受我們的主，叫我們自己長得肥美；我們吸收了主，享受了主之後，乃是要走主要我們走的道路。你知道一隻羊吃飽了、喝足了，牠的天性就是要躺下睡覺。如果這隻羊吃飽了就睡覺，醒過來再吃喝，一直就是吃喝、睡覺，你想這隻羊會長得甚麼樣子？牠定規一身都是肥肉，相當不好看。

所以當牧人看顧羊群的時候，當他看見羊吃飽了，喝足了，也稍微休息了一下，就要趕著羊群走路，要牠運動。這樣運動一下，牠所長的就是好的肉，不是肥肉。這樣，羊就能非常健康的成長。

弟兄姊妹！我們也是這樣。我們是草場上的羊，因此不能光在那裡享受主，老是這樣享受。如果這樣的話，你就看見，教會裡頭就有許多的肥羊，身上都是肥肉。重是很重，卻走不動。整個教會沒有人開口禱告，也沒有人開口讚美，大家都是很笨重的，一點不活潑、一點不健康。這種情形是不正常的。所以主拯救了我們之後，一面祂不像法老一樣，不給我們草，卻要我們造磚；祂不是這樣的苛刻。祂乃是先把祂自己賜給我們，多多的餵養我們，叫我們從裡面享受祂。但是等到我們享受祂之後，祂就要我們起來，為祂的名走義路。如果這樣，我們所吸收的那些東西，就變成我們最好的營養，叫我們

能長得很結實。

今天的基督徒，常走兩個極端。一個極端是不肯安靜到主面前，來享受他的主，整天就東奔西跑，所以又瘦又難看。還有一個極端是一直坐在主的面前吃喝享受主，但是從來不跑路，結果頭腦裡裝滿了道理，腳卻從來沒有走過路。這樣的基督徒，也沒有甚麼用。

但是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！在主的帶領上面，祂知道怎樣來牧養我們。祂總是先叫我們吃喝享受祂，叫我們蒙祂的恩典，有祂豐富的生命；等到我們裡面滋潤了，有了力量了，然後就說：「起來，走罷！」祂要我們起來，行走義路。

祂使我的靈魂甦醒。「甦醒」這個字，在英文裡有兩個意義。一個是「恢復」。雖然我們是主的羊，有的時候我們還是會走偏。當我們走偏的時候，祂就來恢復我們。還有一個意義是「復興」。當我們初初得救的時候，我們相當的火熱。但是過了一段時期，就會有一點下沉了，所以祂就來復興我們。我們的主在我們身上常常作恢復的工作、常常作復興的工作。

所以弟兄姊妹！我們要記得：我們信主不光是裡面享受的問題，還有外面走路的問題。我們不光是常常聽道，還得時時行道。主耶穌說：「我就是道路。」我們今天在這裡跟從主，並不是在虛無飄渺的道理上，乃是在實際的道路上。我現在再作一點見證，說到主當初如何帶領我走路。

火熱事奉

當我得救之後，就在我所讀的學校中和兩位老師，一位同學，一起有事奉。我們在那個時候，實在有愛主的心，很盼望許多同學都能歸向主，所以就在學校裡開始聚會，一個禮拜有三次，請同學師長都來參加。主也實在祝福我們，差不多全校三分之一的人都來聚會，也有好些人蒙主的恩典得救。

所以在那個時候，我們非常的興奮。我們也組織了佈道團，到鄉下去佈道。我還記得有一次，我們一些人坐了火車到鄉下佈道，在鄉下人的門口，大聲疾呼，大講特講。我們還在那裡講的時候，有人說：附近有一個小孩子生病，快要死了。那個時候我們膽子很大，就跑去為那小孩子禱告。我們跪在他的床前，有的按著他的頭、有的按著他的腳，大家拼命的禱告。你知道這個小孩生甚麼病嗎？腦膜炎。我想那個時候這孩子恐怕已經死了，但是我們不太清楚，就在那裡拼命為他禱告。我們那時就是這樣火熱。

我還記得：當禮拜堂佈道的時候，領唱詩歌，馬路上拉人，都是我們作的事。我記得有一次天氣很冷，馬路上沒有人可以拉，我看見有一個洋車伕，車子停在那裡，我不能叫他到裡頭去聽，因為他要作生意，所以我就在那裡對他講。他不要聽，把耳朵摀起來，我就在旁邊大聲叫。那個時候，我真是有一點發狂的情形。

當剛得救的那一年，實在是主的愛激勵了我，叫我覺得主是這樣的可愛。我的熱心就像滾水一樣，一直是沸騰的。我到處跑，滿天飛，熱心傳主的福音，一點不肯停下來。我以為，這樣就是愛主。主那麼的愛我，我如果不這樣，還有甚麼事情可以作呢？那時，我裡面就是這樣火熱得停不住。

認識弟兄們

但是感謝神！就在那一年，我認識了倪柝聲弟兄。我認識倪弟兄的經過非常特別。那個時候我們四個人共同安排一個聚會，每到禮拜五就請外面有名的牧師來講道。時間長了，就把上海所有的名牧師都請完了，講過了。有一天我們四個人商量說：那些名牧師都被我們找遍了，現在還有甚麼有名的人可以請呢？有一個說：「我好像聽見一個人，名叫『倪柝聲』，或者我去找找看，如果找得到他，我們就請他來講，倒是很好。」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「倪柝聲」，但是既然有這樣一個名字，我們不妨去找找，所以我們中間的一個老師就去找了。

結果被找到，在上海一個很偏僻的地方，一條小弄堂裡頭，有一個小小的聚會。他去的那一天，剛好碰到他們有查經聚會。這位老師也像我一樣，心裡是非常火熱，卻不知天高地厚，所以他頭一次參加

倪弟兄的查經，就與倪弟兄辯論起來了。但是感謝神！我們的倪弟兄實在是忍耐他，等到聚會完了，請他來向我們講道，他竟然答應了。

我記得非常清楚，禮拜五那一天，我從學校回來把書放下，就跑到禮拜堂裡去，（我們借禮拜堂的地下室聚會，因為人很多，學校課室坐不下。）我一跑進去，看見有一個人坐在那裡，就有人替我介紹說：這位就是倪先生。然後他講道。他那一天所講的，到今天我還沒有忘記，他是講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，我們書房所出的那本小冊子《神願意》，就是那一篇。我在那裡聽的時候，雖然自己已經是得救了，但是裡面仍舊很受感動。

以後我也到我們弟兄那裡去聽過一兩次道。記得第一次去的時候，聚會大概是下午三點鐘開始，我和我的老師兩個人，兩點鐘就到了。那時會所裡一個人也沒有，我們兩個人坐在裡頭；我們不懂規矩，也不守規矩，兩個人坐下來就大聲講起話來。結果有一個弟兄跑過來對我們說：倪先生在樓上休息，請你們安靜。我們聽了十分難為情，覺得我們這些人實在不懂規矩。

等一下聚會的人陸續來了。哎呀！進來的人沒有一個講話的，每一個人進來坐下，就是禱告，安靜在主的面前，沒有一點聲音。那種嚴肅的情形，實在叫我不能忘記。後來倪弟兄就來講道了，他那一篇道到今天我也沒有忘記。他是講約翰福音第四章，撒瑪利亞的婦人。那時候倪弟兄講道時間很長，一講就是兩點鐘，但是大家不覺得長。我裡面被摸著，覺得這裡的種種光景很可羨慕。但是在那個時候，我這個人太火熱了，靜不下來。我就是憑著自己東奔西跑，以為這樣就是愛主。所以我雖然參加過幾次聚會，以後就不去了。我不知道主的路在那裡，我只知道要愛主。

環境轉換

所以當我中學畢業的時候，我裡面就定規說：我這個人一定要傳道。要傳道只有一條路，就是去讀神學。我自己就四處觀察，那一所神學院是比較好一點的，準備中學一畢業就去唸。我自己盤算好了，我要怎樣服事主，統統都定規好了。

所以我畢業了之後，就與父親商量，不要進大學，要去讀神學，因為我預備將來為主傳道。我心裡想，父親是一個愛主的人，也是神的僕人，他必不會攔阻我，一定是非常贊成的。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的父親說：「不行！你去唸大學，等你大學唸完了，送你到美國去唸神學。」哎呀！被他這麼一說：我裡面冰涼了。我滿腔的火熱要服事主，但是現在我的父親不願意。我很怪我的父親，非常失望，我所有的計劃都被打破了。因為我年紀小，沒有辦法，只有順服，但是我裡面實在是冰冷。

當我到大學去唸書的時候，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家，到另外一個城裡去。那個學校是一所基督教學校，所以我一到之後，又活動起來了。但是參加活動之後，總是不對味，裡面覺得很不妥當。那個時候我很無知，也不知道基督教裡頭還分許多派別，甚麼基要派、甚麼新派，我根本不懂，只知道我們信主就是了。但是到了學校裡，看見他們名義上雖是作宗教活動，但是所講的卻都是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道德這些東西，甚麼時候你要題到主的救恩，他們就打岔。我不明白，但是裡面通不過去。我覺得：這條路不對。結果我就退了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在那個時候，我成了一個頂孤單的人。神把我從一個非常熱鬧的環境裡，帶到一個頂孤單的環境裡。我沒有弟兄姊妹可以交通，那些活動我又不能參加，因此我只好一個人關在房間裡。在那期間我只有禱告，只有讀主的話。那時候我的房間有三個人同住，我也顧不得他們，只管自己在房間裡跪在地上禱告、讀經。他們照常進進出出，作事講話，我甚麼都不管。我就是在那裡要我的主，因為沒有這樣的話，我維持不下去；我自己知道不行了。

就在那樣極孤單安靜的時候，神就開始對我說話。祂甦醒了我的靈魂。哦！如果神讓我繼續過我所願意的生活，我就不知道今天會走到甚麼地方去。我從前偏行自己的道路，是犯罪的道路；現在得救了，有一個愛主的心，要為著祂熱心，但是卻走了基督教遺傳的路，我以為，這一個就是路了。到了那一

段時間，神把我的環境完全改變，當我安靜的時候，祂就開始在我的裡面發光。

這不是說：我底下要題的事情就是義路了。要知道，「義路」在原文裡是多數的。主耶穌說：「我是『道路』。」那路是單數的；但是在這裡，祂為自己的名，引導我走「義路」，這路是多數的。單數是原則，多數是實行。單數是指主自己是我們的道路。一面說：我們今天是走在主的裡面；另一面說：主也是要在我們的裡頭走出來。我們走在主裡面的時候，祂是我們的道，叫我們越走越接近祂。但是祂從我們裡面走出來，就變成我們在地上，一件一事情上的義路。「義路」的意思，就是「正路」。祂要引導我們一步一步的走那一條正路，走那一條義路，走那一條能滿足神心意的路。

受浸

我一面感謝神！使我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裡，這是神的憐憫。但是，另外一面。那個好的環境也變成我一個極大的難處。所以當我被主帶領到了這樣安靜的環境中，我就慢慢的羨慕倪弟兄他們所寫的東西。我就多看一點的書，也多在神面前有一點追求。慢慢的我摸到一條路，那一條路不是基督教遺傳的路，乃是主的義路。我願意題出一兩件事情來，這些事情在你們身上根本不成問題，也不是多大的事情。我不過稍微舉出一點，給你們看主是怎樣帶領我的。

我說過：我曾有兩個老師和一位同學，一同事奉。等到我們中學畢業，我這位同學就不唸大學了。他作甚麼呢？他搬到倪弟兄那裡去，跟他學習事奉主了。這個同學就是周行義弟兄，後來倪弟兄所有的講台都是他記錄的。等到他去了以後，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又碰面，他就勸我說：「你應當受浸。聖經告訴我們：信而受浸的人必然得救，你今天相信了，你應當受浸。」那個時候我是美以美會的背景，當我的母親裸抱著我的時候，我就已經受洗了。所以當我的弟兄這樣勸我的時候，我們兩個人就辯論起來了。我說：「受浸受洗不成問題，水多一點少一點有甚麼關係？緊要的乃是我受過洗，那就行了。這些外表的東西不必太注意，沒有甚麼意思。如果你一定要受浸的話，那麼你應當到約但河去受浸。」我當時辯得很得意，以為自己很有理由。但是很希奇，從那件事以後，這個受浸的種子就種在我裡頭。當我離開那個熱鬧的環境，進到安靜裡的時候，主的靈就在我裡面一步一步的作工，給我看見，應當受浸，這一個是對的、是義路。

過了一段時期，我回到上海去。那個時候，很希奇，我的那位老師也搬到倪弟兄那裡去了。所以我去看他，也就到了那個地方。一到了他那裡，他又勸我受浸。我心裡真是難過。我明明知道他的話是對的，但是我有說不出來的苦衷。於是我表面上就與他爭論，說：「受浸不受浸沒有關係。」我們兩個人講到末了，都面紅耳赤。結果他看看我這個人實在是剛硬，沒有辦法，他就不睬我，自己睡覺去了。他走了，我就一個人坐在那裡禱告。我說：「主阿！我知道我應當受浸，但是你知道我的難處。我的父親是公會的牧師，是有名望的人。我今天還在讀書，沒有獨立。等我學校畢業了、獨立了，我要順服你。主阿！求你體諒我的軟弱，答應我。我一定要受浸，但是今天不能。」

當我正禱告的時候，忽然好像有人對我說話。有一句話來了，說：「愛父母勝過愛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門徒。」這句話一來，馬上抓住我。我知道我不肯受浸的原因，是因為我愛我的父親，我不願意傷他的心。但是那一天主給我看見，愛父母勝過愛祂的，不配作祂的門徒。

就在那個時候，我對主說：「主阿！無論怎樣我要作你的門徒。如果你把這一個當作條件的話，那我甚麼都不管，我要受浸。」於是我決心要受浸。我知道倪弟兄住在樓下的那一邊，我就輕輕的下去，叩他的門。倪弟兄出來，問我：「你要作甚麼？」我說：「我要受浸。」他認識我的父親，所以就說：「你的父親怎麼辦呢？」我說：「我不管，我就是覺得要受浸。」感謝主！那一天晚上，我受浸了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當我受浸之後，我就清楚了，受浸這一件事，不是一種外面的儀式，乃是一條義路。因著我那樣的順服下來，主在我的裡面就開始走路了。從前我的路可以說是遺傳的路，單憑自己發熱心而已。但是從那一天順服了之後，很希奇，主在我的裡面就開始走路。我開始認識在這裡有一條路，

是與所有基督教的路完全不同。我從前勝不過的罪，在受浸的那一天，就從我身上脫下去了，這實在是一條路。

擘餅

我受浸是在禮拜六，第二天就是主日。弟兄們到了主日晚上，都要擘餅記念主，這又成了問題。我在公會裡是一個熱心分子，我的父親就是那所禮拜堂的牧師，又是我就讀學校的董事長。我每禮拜都去禮拜堂，吃聖餐，沒有一次缺席的。但是當我想到第二天要簡簡單單的到主面前來記念主的時候，我裡面一面受吸引，覺得神的兒女應當這樣，用心靈和誠實來記念主，這是對的；但是同時我也知道，如果我與弟兄們一同照著主所喜歡的記念祂，我回到家裡的時候，那個聖餐定規吃不下去了。因為我確知，那些和我一同到前面跪著領聖餐的人，有許多是新派的人，根本不信耶穌是神的兒子。我怎麼能與這一班人一同記念主呢？我知道我不能。

所以我在主面前再禱告說：「主阿！你知道，我這條路越走越難走了。從前我的路很寬，到處都可以去。無論甚麼地方開佈道會、奮興會，都可以看見我在那裡活躍，但是現在這條路越來越窄了。」我說：「主阿！我裡面只知道一件事，這是你的路，我必定要走。怎麼走我不知道，我也沒有力量，但是我必須走。」

那一天主日，我與弟兄們一同擘餅記念主，我裡面覺得非常的甘甜。但是回家以後，我不敢講出來，這是我肉體的軟弱。我不敢對我的父親說：我已經受浸了；我也不敢對我的父親說：主在我裡面作了甚麼事。到了禮拜天，我還是去禮拜堂作禮拜。那裡的聖餐是一個月一次，每一次到了吃聖餐的主日，我就想花樣，推辭有甚麼事要作，有甚麼地方要去，不敢明講。在那一年中，我是無寧兩可的人，一面主在裡面吸引我，要我走義路；另外一面，我外面還是放不下。

到了一個時候，我在學校裡找到四位同心的同學，每逢主日就到一間課室裡，一同擘餅記念主。我們甚麼都不懂，就是覺得說：我們要簡簡單單的親近我們的主。過了半年，又知道在城的另外一面，一間醫院裡，有幾位姊妹，我們就借一個姊妹的家，一同聚會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！離開現在雖然有三十多年了，但是我還能記得，當時七個人在一間小屋子裡記念主，我們沒有一個人不流淚，主的愛摸著我們的心。

但是我一面在那裡要走主的路，一面又不肯放棄外面那條寬大的路。這兩條路越走距離越遠，所以走到後來，越發沒有辦法並行。在我裡面有一個感覺，神在這裡興起一個小小的聚會，叫我們一班人清心的服事主。而在這一班弟兄姊妹之中，雖然我是最年輕的，但是我是一個弟兄，責任無形中落在我身上。如果我這樣無寧兩可的話，將來這條路怎麼走法？如果人數加添的時候，怎麼辦？這是一篇糊塗帳。我知道現在必須完全放下基督教遺傳的道路，專心的來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到底要不要這樣作？我裡面掙扎得非常厲害。

計算代價

那個時候是一九三二年，正巧我們親愛的李常受弟兄，第一次到上海來，我也去上海見過他，他給我的印象很深。我那個時候年紀輕，膽子也大，就對他說：「李弟兄！如果主引導你，請你到我們的城裡來幫助我們。」等到我回去了，他竟然寫信來說：要來。於是我們趕快去借椅子，通知人來赴聚會。他來的是主日，早晨一堂，我們大家在那裡吃飯。

感謝神！我們的弟兄第一篇道，神藉著一篇道摸著了我。他那一次講路加福音第十四章：人如果要建造，需要坐下計算代價，看能造成不能，如果不能造成，就趁早罷休，免得造了一半被人恥笑。打仗也是這樣。他意思就是說：你要坐下計算你的代價，跟得上跟不上。我聽了很受感動。

我們中飯休息一下，大家散開坐在椅子上。我坐在椅子上禱告說：「主阿！我一直不能好好跟隨你；」我裡面非常的不滿意。我知道我是個無寧兩可的人，但是為甚麼就是走不上去呢？是不是因為我沒有

計算我的代價？那麼我現在就計算罷！於是我就坐在那裡算一算，要出甚麼代價？我一算，第一，美國大概是沒有希望去了；第二，大學恐怕也讀不下去了；第三，我的父親也許會把我趕出家門，我錢也沒有，地方也沒有，甚麼都沒有，我怎麼辦？我從前對於前面的路有一套的計劃，我的父親也替我計劃，很順、很大；但是今天如果真是要走主的路的話，甚麼都完了，我前一步路都不知道，明天怎樣也不知道。當我在那裡計算的時候，越計算覺得代價越大，覺得這條路越沒有辦法走。

正在我計算計算，心裡非常難受的時候，忽然好像看見主走到我面前，祂的頭上有血，手上腳上都是血。祂對我說：「我為著你捨去我的命，你為著我捨去了甚麼？」弟兄姊妹！當我看見主的時候，我禁不住流下淚來，我說：「主阿！你這樣愛我，我的命、我的血，都是你的，我沒有話說。主阿！一切都是你的，因為本來就是你的，你要我怎樣就怎樣，你是我的主。」

我這樣禱告了，心裡非常的平安、非常的快樂。但是等回到家裡，試探又來了。前面的路好像一片大而可畏的曠野一樣，越走越難，怎麼走法？不能走！我有三天不能睡覺，也不能吃飯，到學校上課的時候，先生講甚麼我都聽不見。我裡面就是爭戰。但是當我裡面爭戰的時候，主一直在那裡吸引我，對我說：「你不是已經告訴我嗎？你的命、你的血、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」我說：「主阿！是的，我已經決定一切都是你的，我要跟從你。但是沒有辦法，裡面還是爭戰得非常厲害。」

過了三天，感謝主！祂給我很清楚的看見，祂的道路是甚麼。我從前對於祂的道路雖然有一點看見，但是人如果要我講，我講不出來，我還是糊塗。但是在那三天之中，主用祂的話一直對我說話，把我裡面所有的疑問統統解決掉了，祂把祂的路很清楚的擺在我面前。

單純走主的路

過了三天之後，我在主的面前說：「主阿！好的，我現在要起來走路！」於是我就約我的父親，與他談話。我告訴父親說：「一年前我真對不起你，我已經受浸，但是不敢告訴你。」我的父親很難受，他說：「你為甚麼不告訴我？我不會攔阻你的。你知道一個兒子不信任他的父親，實在傷父親的心。你為甚麼不告訴我？」我說：「我怕，我怕你難受，我不敢告訴你。但是我現在已經定規，要走主所要我走的路，這一條路不是你盼望我走的，但是我沒有辦法不走。」

我講了以後，我的父親晚上不能睡，我也不能睡。家裡的人都怪我，覺得我不能這樣傷我的父親，但是弟兄姊妹！我沒有辦法。主吸引了我。主說：這一個就是祂的道路，我必須往前走。

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我在這裡只有一個感覺，我的主實在可愛。當我回頭想的時候，我根本不能說是我出代價，在這位主的面前，你怎能說出代價？如果祂肯收留我，我已是感謝不盡。祂沒有丟棄我，我心裡更是感激萬分。一直到今天，越過越覺得，在主面前我一點代價都沒有出，都是祂為我出了重大的代價。祂憐憫我，祂收留我，我感謝祂。

弟兄姊妹！祂實在叫我的靈魂甦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相信這位牧人，也要同樣的帶領你們。

第四篇 死蔭的幽谷

「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；你的杖、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」（詩二十三4）

我們的主是我們的牧者，這是一件何等有福的事！我們這些人就像羊一樣，羊雖然很溫柔，卻非常愚笨。我們這些人也是何等的愚昧，如果沒有這位好牧人，我們今天不知道已經落到甚麼地方去了。羊如果迷失了路，牠自己是沒有辦法回來的，必須牧人去找牠。羊也不懂得揀選，許多的時候亂吃，需要牧人多方保護看顧。所以我們今天有主作我們的牧者，實在是一件有福的事。

經過死蔭的幽谷

接著我們一同來看：我們的牧人如何帶領我們經過死蔭的幽谷，與我們同在，用祂的杖和祂的竿安慰我們。

在巴勒斯坦的地方，當牧人牧養羊群的時候，他為著要揀選草場，許多時候必須各處走動察看。根據巴勒斯坦的地理，那裡有一個地方被稱作「死蔭的幽谷」。有的時候牧人就要帶領他的羊群進入這個幽谷，經過這個幽谷，到另外一面的草場上去。當牧人帶著羊群往前走的時候，他們從寬敞的地方，從光天化日之下，走入這一幽谷，在那裡沒有陽光，十分陰暗，兩面山峰高聳；並且有溪澗需要跳過去，雖然不是太深，但是中間有石頭，羊到了那個地方一定要跳過去，否則的話就沒有辦法渡過。到了這樣的時候，羊群都停住了，不肯往前，因為害怕，覺得這是非常危險的事。所以牧羊的人，就要站在旁邊趕他的羊，叫羊一頭一頭的跳過去。但是有的羊一跳卻掉下去了，這時牧羊的人就要用竿來九牠。在牧羊人的手裡不但有杖，也有竿。杖是直的，是為著領羊，趕羊；竿帶著彎九，是用來九羊的。所以等到羊跳不過去，落下去的時候，牧人就要用竿把牠九起來，帶牠過去。

大衛是個牧羊的人，他知道那個地方的光景，所以他寫詩篇二十三篇的時候，就說：「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但是我不怕遭害。我沒有懼怕，因為我的牧人與我同在。如果祂不與我同在，我就有禍了；但是祂與我同在，祂的杖、祂的竿都安慰了我。」

很多時候，在我們的觀念裡，總是以為說：如果今天主救了我，作了我的牧人，今後我的生活一定是一帆風順了。在每一個基督徒的思想裡面，幾乎都有這一種的觀念。我們沒有信主的時候，憑著自己亂闖，闖得焦頭爛額，現在我們信主了，也把自己交給主了，有主帶領我們了，主既是這樣的愛我們，甚至為我們捨命，那從今以後，我這個人大概可以安穩了，樣樣如意了，一路順風了。這是許多基督徒天然的觀念。

但事實不是如此。當我們信了主，尤其是開始來愛主、跟從主以後，很希奇，我們常常發現，我們的路反而走到死蔭的幽谷裡面去了。我們的牧人既是為自己的名引導我們走義路，那麼，箴言不是告訴我們說：「義人的路，好像黎明的光，越走越明，直到日午。」（箴四 18）嗎？但是很希奇，在屬靈的經歷上，我們越走義路，我們的路反而越窄小；我們越走義路，太陽反而不見了，甚至進到死蔭的幽谷裡去了。我們的裡面就很不明白，有的時候甚至於懷疑說：是不是我們的道路走錯了？如果我們的路是對的，怎麼會落到這樣的情形之下呢？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我們要看見，牧羊的人帶領他的羊群，乃是「經過」死蔭的幽谷，並不是進入，住在死蔭的幽谷。這不過是一個過程，牧人沒有意思要他的羊群留在裡頭。他帶牠們經過的原因，乃是因為在那一邊有更豐富的草場，如果不經過這個幽谷，就沒有辦法到那一邊去。

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！當我們跟從主的時候，如果神帶領我們經過死蔭的幽谷，我們不要懼怕，主絕沒有意思要我們死在裡面。但沒有信心的人就會這樣說：當神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時候，神帶領他們經過大而可畏的曠野，他們就在那裡發怨言說：神把我們帶到這裡來，是要我們死在這裡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！你知道這是沒有信心的人所說的話。事實上，神使他們經過大而可畏的曠野，目的乃是為著帶他們進入流奶與蜜之地。

所以在我們屬靈的道路上，真是盼望我們能認識這一點。我們不要以為說：今天我們信了主、跟從了牧者了，所以我們的道路越過越光明。不錯，就著我們的裡面來說：義人的道路是越走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我們越走這條路，就該越看見我們的主，裡面就越光明。但是就著我們的外面來說：我們走義路的時候，可能要經過非常狹窄的路，有時好像沒有路了，需要跳過去。當我們這樣經歷的時候，願我們的心不害怕，因為知道我們的牧者與我們同在，祂要帶我們過去。就是有的時候我們過不去，祂也要用祂的手來扶持我們，把我們帶過去。

神的同在與祝福

我回想主在我身上的帶領，也是這樣。我在前面已經說過，神曾藉著李常受弟兄的講道幫助了我。當時我們請他來，除了在主日講了兩次道之外，還安排他在一所護士學校和醫院裡，向著一班護士醫生傳福音。在那幾天的聚會裡面，很希奇，實在有神的工作，那所學校裡面所有的護士和醫生，除了兩個之外，其餘全部得救了。

那個時候正是護士畢業班考會考的時候，她們這一班初蒙恩的人，心裡實在要主、要聚會、要聽主的話。但這正是她們會考的時候，她們將來能不能得著執照、作護士，就繫在這個會考上面。她們的校長也是個姊妹，她心裡著急的不得了。她一面很喜歡看見她們來聚會，但是一面責任太重，如果這些畢業班的人都來聚會，不好好的預備，會考考不合格的話，那不但她的學校要丟臉，就是這些護士將來的前途也大成問題，那怎麼辦？

所以在那個時候，大家只有仰望主。我們相信，一切都在主的手裡，我們一面不敢攔阻這些姊妹來聚會（我們是天天有聚會），但是另外一面，我們實在為她們憂心。我們覺得一個信主的人應當有好的成績才能榮耀主，如果我們非常熱心，天天聚會，考試卻是不合格的，那怎麼辦？主怎能得著榮耀？所以我們只有仰望主，只有禱告。

等到會考那天，我們的姊妹，就是校長，想在考前在課室裡替她們溫習一下，所以她就在黑板上寫了幾個題目，解釋給她們聽。等到她寫完，說完，時候到了，就要考了。（我們知道，當初她們的考卷都是中華護士會出的，連本校的校長都不知道。考題出了之後，用密封封起來，送到她們學校，放在保險箱裡。）這時候上課鈴響，校長就把考卷拆封，分給這一班的學生。考卷一分，底下就拍起手來，校長一看，題目竟然就是剛才她在黑板上寫的，她就趕快把黑板上的題目都擦掉。感謝神！那次會考的結果非常優秀。所以在這裡給我們看見，神的工作實在是奇妙。我不是勸弟兄姊妹不要預備讀書，天天盼望這樣的神蹟。我在這裡題這件事，乃是要給大家看見說：當神的靈作工的時候，實在有許多奇妙的事發生。

在那個時候，我們的心實在火熱，實在覺得神與我們同在。你看神的工作是多奇妙，因此一下子又增加了許多弟兄姊妹。我們看主這樣祝福我們，我們心裡實在喜樂，覺得我們的神真是可稱頌的。

進入幽谷

但是，就因著神祝福我們的緣故，我們就被帶到死蔭的幽谷裡去了。神這樣的眷顧我們，我們在所住地方有了這樣的見證，照理說：我們都是微小的人，應當不被人注意的。可是很希奇，因為我們這樣的聚會，就引起很大的誤會、很大的反對。這也難怪，因為我們的這些姊妹都是同一所醫院裡面，那所醫院是基督教的醫院，他們有自己的禮拜堂，有牧師，也有外國的宣教士。但是這一班姊妹得救之後，她們是那樣清心的渴慕主，就發生了一個難處，她們不去醫院的禮拜堂聚會，到了主日的時候，只要不上班，就成群結隊的往外面跑。這樣一來，就惹起了公會的忌恨。神在那裡作工到一個地步，甚至連身為那所護士學校裡重要幹部的一位外籍人士，也到上海去受了浸。這樣一來，事情鬧得更大了。我們實在不過幾十個人，並且大部份都是年輕人，算不得甚麼，沒有勢力，也沒有地位，應當不會有人注意我們。但是很特別，當時鬧得滿城風雨。

在我們那個城裡，所有的公會為著我們開了三天的大會，他們所有的宣教士、牧師、院長、校長，都聚集在一起，開會討論我們的事情，把我們當作瘟疫一樣。很不幸的是我父親也必須參加，他們在大會裡面討論我們，當著大眾指摘我的父親，因為我這個人，乃是那次「瘟疫」的主體人。我的父親非常有智慧，他在那裡只說一句話，他說：「如果這個是出於神的，你們這樣作就是反對神；如果是出於人的，他們自己會消滅下去。」他用迦瑪列的話答覆他們。我感謝神！我的父親為著我的緣故受了許多苦、許多難為，但是他回到家裡卻一句話也不題。這些事都是我從外面聽到的。

那個時候他們開會的結果，就決議把護士學校裡的護士長、校長趕走，那些留在學校裡教書的老師和護士們都必須簽字，答應以後不到我們中間來聚會，如果來聚會也要開除。我雖然也在教會學校裡頭念書，但是因為我的父親是董事長，所以我就佔了便宜，他們沒有對付我。但是當我看見弟兄姊妹所受的難為，我裡面實在痛苦。我巴不得這些難處落在我身上，然而不能，神看我不配。我的弟兄姊妹就是為著要清心跟從主，受了很多的苦。這許多的難為不是世界給他們的，乃是基督教的世界給他們的，而那種逼迫是人所難以忍受的。

主的安慰與扶持

哦！在那一段的光景中，按著環境來說：我們真是進到死蔭的幽谷裡去了。我們要單純的跟從主，但是撒但並不許我們，牠興起了基督教的世界，要把我們這些人壓碎。但是感謝神！在那樣的艱難中，主與我們同在。當我感覺難處太多的時候，當我裡面擔當不起的時候，我就唱詩。有一首詩，就是第六十首，是我常常唱的。我回想當時的情形，裡面仍覺得甘甜，雖然外面的環境是那麼艱難，但是我裡面的喜樂真是滿足。我不願意換一個環境，因為在那個環境裡，我可以說時時刻刻有禱告，真是覺得主與我親近。

雖然如此，有的時候我也灰心。那時候我們一禮拜有好幾次的聚會，我們還幼稚，不懂得甚麼叫作「配搭事奉」。當時因為弟兄很少，所以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作。我每次聚會總是先到聚會的地方，到了就開大門，打掃乾淨，排好椅子；等到人來了，我就開始領詩、禱告、講道，這些差不多都是我作的。那麼等到聚完會之後，我就送他們走，走完了就關門，然後才回家。從頭到尾，差不多都是我在那裡作的。那個時候我對主的話其實認識的不夠多，但是很希奇，那時好像話語非常的豐富，每一次講道，一講就是一兩個鐘。我也不知道這些話是從那裡來的，好像是主在裡面帶領。

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，我騎腳踏車去聚會。那一天不曉得甚麼原因，灰心至極，我覺得這樣的跟從主太苦了，心裡就說算了、算了，不要這樣下去。但是當我在那裡灰心的時候，主的話就來了：「你要作我的門徒嗎？人如果不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，就不配作我的門徒。」哦！當主的話來的時候，我的裡面實在有能力，裡面馬上剛強起來了。

在那樣的情形之下，我幾乎沒有時間讀書。我除了上課之外，其餘的時間也不在家；我去看望這一個，去看望那一個，盼望彼此得點安慰、得點勉勵，如果不是這樣，我們無法站住。所以差不多這個人總是在外面，家裡都看不見我，我的母親為我非常憂心，她覺得這樣怎能算是讀書呢？但是感謝神！神特別憐憫我，使我不致於羞辱祂的名。我在那樣的一段時間，雖然很少有時間讀書，但是成績並不算壞，所以後來我的母親就放心了。我在這裡說這些話，乃是為著榮耀主。我的父親看見我東奔西跑，一天到晚不在家，起先也為我懼怕，怕我的同伴不好，叫我走迷了路。以後他從旁邊打聽，知道了我的真相，他也放心了。他以後告訴我說：我這樣的作，他完全把我放在主的手裡。他從來沒有攔阻我，從來沒有講一句話，他就是把我交在主的手中，相信主會帶領我。

所以弟兄姊妹！神在我身上實在是滿了憐憫，我們就是這樣的往前走，「我雖然經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，你的杖，你的竿都安慰了我。」所以我們不必懼怕。如果我們今天要跟從主，我們總要經過死蔭的幽谷，但那不過是死蔭的幽谷，那並不是死。

當我們經過的時候，在我們的感覺上固然像死了一樣，但是在那一邊，我們就嘗到復活的滋味。我回想的時候，在我一生之中，我與主最親近的時候，就是那一段的時間。在那一段時間，我的主實在是時時刻刻與我親近。若非如此，我實在站立不住。感謝神！後來這些逼迫慢慢的過去了，我們還是照樣的一同來跟隨主。

改正服事主的觀念

到了我大學畢業，我的前途又成了大問題。我的父母曾告訴我：當我很小的時候，就說要作傳道人，

我想也許因為我父親是牧師，小孩子總有點模仿性。以後當我得救的第二天，就是那個奮興會的最後一天，主講人按著老規矩叫大家奉獻、作傳道。我還記得很清楚，在講台的前面有一幅大的中國地圖，那個傳道人在那裡說：你看中國是那麼大的地方，你今天願意把你自己獻身給主嗎？你願意到那裡去傳道？凡願意的可以上來，把你的手指在那個地方。

那個時候我實在是火熱，因為主才救我，我深深的被主的愛摸著，所以那一天我就把我自己獻上了。在我幼稚的思想裡頭，我有雄心，我有大志，心想：不傳道則已，要傳道就越遠越好；不服事主則罷，如果要服事主，就揀一個最難的地方。那個時候我一看那個地圖，就說：蒙古就是我要去的地方，我就揀選了蒙古。

你們今天覺得好笑，但我那時候是非常認真的。從那一天開始，我就準備自己。我開始注意一切關乎蒙古的事情，研究關乎蒙古的文化、地理、歷史。同時我天天為這件事情禱告，求主準備我，讓我有有一天能到蒙古為主犧牲。

你知道，所有得救的人多多少少都有這樣的故事。雖然那不一定是出於神的，多是出於人的無知，但那個心是每一個人都應當有的。在那個時候我很認真，我有一年的工夫，沒有一天不為這件事情禱告。我讀到一些外國宣教士到蒙古傳道的書籍，他們所遇到的艱難並沒有嚇退我，反而加重我裡面的心。我說：無論如何，我都要到蒙古去傳道。

但是等到主光照我，給我看見祂要帶領我走的道路，我就清楚了。現在知道，在我從前思想中，要傳道、要服事主，那只不過是基督教遺傳的部分。學校畢業了進入神學院，神學院出來就作牧師，先在小禮拜堂作牧師，然後越作越大，到大禮拜堂裡去。在我的觀念裡頭，服事主就是那麼一回事。那麼我現在要到蒙古去傳道，要這樣傳法就不行了。那該怎麼傳法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禱告，我不知道主要怎樣的帶領我。

到了後來，慢慢主在我裡面就帶領我，叫我看清楚了，我才知道服事主不是地方的問題，也不是自己奮勇投軍的問題。我有那樣的心願要到蒙古去，是因為我當時還有一點少年的野心，覺得說：我要轟轟烈烈的為主作一番事業。我還有一種英雄氣概的心理。所以後來主慢慢的帶領我，給我看見，這不是主的意思。我的道路應當擺在主的手中，讓主來揀選，主要怎樣的用我，這是祂的事情，祂如果要我帶著職業來服事祂，我感謝祂。祂如果要我拋棄職業來服事祂，我也感謝祂，我這個人或生、或死，總是主的人。所以在那個時候，我就撇下一切，也不再想去蒙古，我對主說：「主阿！你要我到那裡都可以。」

撇下一切服事主

當我大學畢業的時候，我就在主的面前禱告，我要到那裡去？在我的心願裡頭，我是沒有一個時刻不要服事主的，但是我有兩個感覺：第一，我覺得自己不配，也不夠。我在主面前說：「主阿！如果我這樣出來服事你，我連聖經的知識還不夠，怎麼可以呢？主阿！你讓我再等一等。第二，我捨不得這一班弟兄姊妹。我如果離開他們，誰關心他們？」我那個時候年紀輕，以為自己是大得不得了的人，我不知道一切在主的手裡。當時我愛他們，他們好像是我的羊一樣，我要與他們在一起。所以我在主面前就要這樣作，我自己就到處找職業。

當我這樣尋找職業的時候，有一天一個弟兄到我家裡來看我，這一個弟兄，就是我所親愛的李常受弟兄。他特地坐火車到我家裡來，對我說：「倪柝聲弟兄和我都覺得：你應當出來與我們一同事奉主，所以你應當到上海去。」我對李弟兄說：「弟兄！我不能這樣作。」我就把我的理由一條一條講給他聽。他說：「不行，你如果不去，我就走不開；我要回北方去了，所以你必須要來；你不答應，我就沒有辦法回去。」那個時候我年紀輕，給他三勸五勸，裡頭覺得不好意思，所以就對李常受說：我答應你到上海，但是我不能定規到上海住多久。就這樣，我到了上海。但是到了上海僅僅一個禮拜，我又溜回

來了，因為在我的裡面，我實在捨不得那些弟兄姊妹，另外一面，我也實在感覺自己不配。就在那個時候，有一件事情發生了。在我們的聚會中間，姊妹很多，弟兄很少。有一個青年的弟兄，剛剛中學畢業，我很愛他，待他真是像我的小小弟弟一樣。那知就在他放假的時候，與幾個同學到河裡去游水，淹死了。因為他的家在別處，人家就通知我，要我辦理他的後事，一面通知他的父母來。當我把他的後事辦了以後，那一天我回到家裡，我不能睡覺。我在神面前，與神辦交涉，我整夜與神過不去。我說：「神阿！你知道在我們這裡，只有幾個弟兄，這一個又是少年弟兄，你怎麼可以叫他死？神阿！你作這件事情不對。」我在床上整夜翻來翻去，就是過不去，埋怨神，向神發怨言，我認為神作這事情完全錯了，我不能接受這件事。

我這樣掙扎了一整夜，第二天早晨我到客廳，向神跪下來禱告，還是在那裡埋怨神。我說：「神阿！這件事情不該發生，你為甚麼讓這件事臨到我？」哦！弟兄姊妹！在我的裡面像進到死蔭的幽谷一樣，我裡面是滿了黑暗、滿了死亡。

但是當我在那裡禱告的時候，忽然主對我說話。雖然不是耳朵能聽見的，但就好像有一個人對我說話。主說：「你要知道，這個弟兄是為著你死掉的。」我聽了這話，完全不懂，怎麼這弟兄死，是為著我死的呢？主說：「你看，他年紀那麼輕，但是他死了。你說要服事我，但是還要等一等，如果你像這個少年人今天過去了，你能服事我嗎？」當主這樣問我的時候，我裡面忽然清楚了。我說：「主阿！如果這是你的呼聲，如果這是你的旨意，我就甚麼都不管了。雖然我承認我這個人不配，完全不配，雖然我也捨不得我的弟兄姊妹！但是如果這是你的旨意，就隨你的旨意，我可以，我答應。」

當我這樣答應下來的時候，我裡面就平安了。我就找我的父親，兩個人在客廳裡坐下來商量，我把主在我身上所作的事都告訴了父親。他說：「我的兒子，你說：你不清楚神呼召你，但我很清楚，我知道神已經呼召你了。雖然我知道你不會與我在一起，但是只要你服事神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我看見你在那裡找職業，我知道不會成功的，所以我站在旁邊看。現在我心裡歡喜，我願意把你給主。」所以我們兩個人就跪下來禱告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！直到今天，我父親的禱告一直記在我的心中。他那時禱告說：「主阿！我感謝你，因為你揀選了我這個兒子來服事你。神阿！不但這一個，我所有的兒子都願意給你。」他就在那一天，把我交託在主的手裡。哦！弟兄姊妹！從那一天我就決定了，我就離開家了，大概第二天，我就到了上海。

學習事奉

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很幼稚，我是一個青年人，剛從學校出來，甚麼都不懂。我到了上海之後，住在福音書房的樓上。那個時候，李弟兄也走了，倪弟兄常常生病，差不多沒有見面，有時一個禮拜見一次，那時我的裡面受不了，覺得太孤單了。但是上海的弟兄姊妹非常愛我，雖然我年紀那麼輕，甚麼也不懂，這些弟兄姊妹屬靈的情形，聖經的知識不知要比我高多少，但是他們肯坐在那裡忍耐我，聽我講道，我實在滿心感謝神！他們托住了我。我在那裡學習，學習怎樣事奉主。

那個時候我們事奉主，並沒有人好好的訓練我們、看顧我們，就是讓我們在主面前單獨的仰望神，一切的功課都得從頭學起。我題一件講道的事情。那時候，主日聚會的講道，真是叫人提心吊膽，一想到弟兄姊妹知道的那麼多，我這個年輕人甚麼都不懂，真是在主的面前緊張萬分。但是最叫我覺得為難的，就是倪弟兄從來不告訴我，我甚麼時候講道，他就把我掛在半空中。

到了禮拜天早晨，九點鐘就要講道了，在七點鐘他差人送一張紙條來，上面寫著說：我來就是我講，如果我不來，就是你講。所以在那個時候，我真是怕，天天提心吊膽，時時刻刻要準備好，因為不曉得到時候到底是倪弟兄來呢，還是我講。我不知道倪弟兄是不是故意這樣作，也許他是故意這樣作的，為要訓練我，要我時刻準備。但是我告訴你們：這個味道不好受，非常的難受。但是感謝神！就在這樣的情形中間，我有一點的學習。

感謝主！不但倪弟兄帶領我、幫助我，還有年長的姊妹們也幫助我。有的時候，我講了道、領了會，去看她們，與她們交通，她們就很直的告訴我：那一天在甚麼地方不對，那一天在甚麼地方夠不上，那一天那樣的靈是對的。她們在那裡指導我，在那裡教育我。這也叫我得了許多的幫助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如果你們中間今天有人蒙主憐憫，要服事主，而在你們各種的服事上，有人在那裡帶領你們，有人在那裡幫助你們，有人在那裡憑著愛心指教你們，我盼望你們要知道，這是神給你們的特別恩典。我那時候雖然也有這些情形，但是很少。一個年輕的人必須暗中摸索，許多的事情沒有辦法講、許多的難處沒有地方講，許多的事情弄錯了。所以今天神給你們有這樣好的環境，有這樣好的帶領，有弟兄姊妹幫助你們，甚至用愛心向你們說實話，我盼望你們要在主面前有感謝的心，這一個是神對你們特別的恩待。

那個時候，有時人請倪弟兄出外講道，倪弟兄沒有辦法去，他就要我替他去，他叫我去，我就去了。我還記得：有一次在信心的功課上我失敗了。我想：我講給你們聽，也不要緊。我就是這樣一個沒有信心的人。有一次倪弟兄叫我到河南開封去替他講道，但是他叫我去，卻不替我買火車票，甚麼都不替我安排。我那時已經離了家，不接受家裡的供應，當時口袋裡也沒有錢，所以非常困難。倪弟兄要我去，我就得去，但是我怎麼去法？我沒有路費去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神安排了這個環境，叫我的弟兄忘記，這是神要我學功課，要我到祂的面前好好的禱告。但是那個時候我幼稚、我年輕、我沒有信心。我雖然也在那裡禱告，可是一天一天過去，沒有甚麼事發生，我的心裡就急起來了。我想如果是這樣，那怎麼辦？我數一數口袋裡的錢，還夠回家，所以那個時候我不信的惡行來了，我就要買票回到我的家，向家裡的人要一點錢去。我心裡頭就有這不信的惡心。在我沒有動身之前，我去看一位年長的、在工作上同工的姊妹，也不知道甚麼原因，大概是因為我沒有信心，我就把這事講出來了。我一講出來，那個姊妹就跳起來了，她說：「倪弟兄怎麼連車票也沒有替你預備呢？哎呀，他一定是忘記了。」她趕快替我預備了火車票，因此我就去了。我當時對這件事，裡面還沒有多大的感覺。我覺得今天我替倪弟兄出去，他自然要替我預備車票的。這個責任是在他的身上，不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去了，在那裡領了會，良心也很平安。但是等到一聚完了會，良心就不平安，在神的面前覺得不對了。今天我是被主差遣出去傳道的，不是倪弟兄差我去的，怎麼我要人預備，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呢？我把我的缺乏說出來，叫人替我預備，我這個信心在那裡呢？我的裡面就很不平安，非常的受指摘。過後我就對付這件事，我把車票錢奉還，並且寫了一封信，承認我沒有信心。在當時，我實在沒有信心；但是主給我看見，我今天願意對付這件事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！你知道當人要去一個地方，而口袋裡沒有錢，那個味道真是難受，像死亡一樣。但是我掉了下去，主又用祂的竿把我兜起來了。感謝神！雖然在這幾十年中，不是沒有難處、不是沒有失敗，但是我能作一個見證。我的主祂的供應從來沒有斷絕過。我感謝我的主！祂知道我的軟弱，很多的時候，祂奇妙的帶領我，用祂的杖領我、用祂的竿把我兜起來，叫我今天還能在這裡作見證。這不是我的信心，乃是祂的可信。

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！讓我們放心的讓祂來帶領。如果今天是我自己進到死蔭的幽谷裡去，我爬不出來。但是如果是祂領我經過死蔭的幽谷，我就不怕遭害，因為祂與我同在，祂的杖、祂的竿都安慰我。

第五篇 膏油與福杯 「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；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；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」（詩二十三 5-6）擺設筵席親愛的弟兄姊妹！我們的主實在是一位可愛可親的主，我們有這樣的一位主來作我們的牧者，我們還有甚麼懼怕、還有甚麼放不下的？當大衛寫這一首詩的時候，他一面想到自己怎樣看顧羊群，一面就聯想

到天上的這一位神牧養看顧他，遠超過他牧養他的羊群。所以他告訴我們說：「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。」我們知道羊是非常愚昧的，愚昧到一個地步，沒有辦法分辨甚麼草是可吃的，甚麼草是有毒的，羊沒有這個知識。因此所有的牧人都要作一件事，當他帶領羊群的時候，他需要走在前面，仔細察看草場上的草，如果他發現有毒的草，就要把他拔除，這樣他才能放心，讓羊群在草場上自由的吃草。所以牠們所吃的都是滋養的，都是有益的。當這些羊在那裡吃草的時候，牧人就坐在旁邊比較高的地方，仍舊看顧牠們。雖然在表面上好像他把羊都放在草場上，可以很自由的走來走去，很自由的吃草；但是實際上他暗中一直在那裡注意，一直在那裡留心。為甚麼？因為有的時候會有野獸來侵襲。那時候，牧人就奮不顧身的抵擋那些惡獸。我們記得：大衛自己也曾見證說：當他看守羊群的時候，有時來了熊、有時來了獅子，把羊啣去了，他就趕上去把羊搶下來；並且當熊和獅子起來攻擊他的時候，他揪住牠的鬍子，把牠打死了（撒下十七 34-35）。牧羊人是這樣的為羊捨上一切，所以當大衛寫詩的時候，就說：「在我許多的敵人面前，祂為我擺設筵席。」羊的敵人很多，有的是那些有毒的草、有的是四圍的野獸。但是在眾敵人的面前，我的牧人為我擺設一個豐富的筵席，叫我在那裡享受的時候，裡面沒有懼怕，不用耽心，非常的坦然。你知道野獸吃東西，都是慌慌張張的，因為怕有甚麼仇敵要來。但是羊吃草的時候，一點沒有驚嚇，非常坦然，因為牠知道有牧人在那裡看顧牠。用油膏頭「你用油膏了我的頭。」羊很愚昧，很容易受傷。有的時候羊把頭伸到荊棘裡去了，所以就有受傷的地方。等到了晚上，當牧羊的人把羊群帶回圈裡的時候，他就站在圈的門口，一面數點他的羊、一面察看他的羊。有的羊把耳朵刮破了，有的羊把頭刮破了。在那個時候，這個牧羊人就像醫生一樣，他看見有受傷的地方，就用膏油替牠塗一塗，叫傷痕能得著醫治。有的人告訴我們：這裡所說「你用油膏了我的頭」，可能就是這個意思。當然，從另一面來說：抹膏也是猶太人的風俗。如果人擺設筵席，請了很尊貴的客人，那麼當客人來到的時候，主人要作幾件事：一是要有使女替他洗腳。因為那時他們都是穿拖鞋，沒有襪子，而街道也不乾淨，所以人從外面進來的時候，腳上總是沾了許多的塵土。因此當客人來的時候，頭一件事就有使女替他洗洗腳，叫他得著舒暢。除了這個之外，還有第二件，就是主人要起來用膏抹他的頭。你記得：主耶穌到法利賽人西門家裡吃飯的事。當我們的主在那裡吃飯的時候，有一個犯罪的女人偷偷的進來，站在主耶穌的腳邊（他們吃飯是躺著吃，所以腳在後面），一直在那裡哭，用她的眼淚濕了主的腳，然後又用膏油抹了主的腳，並且連連親主的腳。那個法利賽人就在心裡說：如果這一個人是先知的話，應當知道這女人是怎樣的一個女人。我們的主就轉過來說：西門！我要問你一句話：一個債主，有兩個人負了他的債。一個欠五十兩銀子，一個欠五兩。但是債主都把他們赦免了。請問那一個人愛這個債主更多？西門說：當然是多得恩免的人。主說：是的，你斷得不錯。你請我來吃飯，沒有替我洗腳，沒有與我親嘴，也沒有用膏油抹我的頭，但是這一個女人，她用眼淚洗我的腳，她用嘴親我腳，她用膏油抹我的腳。因為她的愛多，她的赦免也多。但是赦免少的人，愛也少（路七 36-37）。所以弟兄姊妹！我們若把以上這兩個背景放在一起，那是非常美麗的。一面給我們看見，我們的主對待我們，如同上賓一樣，祂真是用膏油來塗抹我們。另外一面，我們多少時候，因為愚昧，受了傷，我們的主就立刻醫治我們的傷。福杯滿溢「使我們的福杯滿溢。」知道猶太背景的人告訴我們，羊不只容易受傷，也容易生病發燒，羊這種動物很軟弱，很容易受涼發燒。發燒的時候，牠的頭就脹了、就糊塗了。所以等到牧人帶羊回圈的時候，就很注意的在那裡看。他如果看見有一頭羊模樣好像發燒了，好像有一點糊裡糊塗了，他就把這頭羊拉出來。據說：那個時候在羊圈的門口，都放了一桶涼水。如果他看見有甚麼羊發燒了，他就把羊的頭放在水裡浸一下。這樣一浸，羊就清醒了，水就從盆裡溢出來了。據說：大衛這裡所寫的「福杯滿溢」，就是這樣的滿溢。我想這恐怕是我們想不到的。但是這是知道猶太背景的人告訴我們的，我想也很有意思。這裡給我們看見，我們主的看顧是無微不至的。祂不但在敵人面前為我們擺設筵席，並且我們所有的軟弱、所有的疾病，

祂都替我們醫治。一生有恩惠慈愛 因著牧人這樣愛護的緣故，當羊躺在圈裡的時候，牠不能沒有感觸。牠本來是昏昏沉沉，不能思想的，但是現在牠清醒了，裡面非常的舒服、非常的平安。所以當牠躺在圈裡的時候，就在那裡說：「我一生一世，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。」牠這樣的思想並不是幻想，乃是有根據的，這個根據就是牠以前的經歷。牧人在這隻羊身上作了許多事，他帶領這頭羊到青草的地上，叫牠吃得飽足，躺在地上。他領這頭羊到安靜的水邊，喝足了，在那裡非常舒服的休息。他甦醒這一頭羊，為著自己的名引導牠走義路。有時雖然走到死蔭的幽谷裡，但是羊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他的杖、他的竿一直在那裡帶領。在敵人的面前，牧人為牠擺設豐富的筵席，等到晚上回到圈裡來，牧人又這樣的看顧牠。哦！如果這一頭羊有感覺、有思想的話，牠一定會說：我有這樣的一位牧人，我一生的問題都解決了。我從前隨著自己的意思奔跑，迷路在曠野，我難得能過一天像這樣豐富的生活。但是今天我在牧人的率領之下，我這一天實在是榮耀、實在是豐富。所以牠就在信心裡宣告說：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。」「恩惠」，因為祂是滿了恩典的主，「慈愛」，因為祂是滿了憐憫的主。當我走路的時候，祂有恩惠來扶持我，當我軟弱跌倒的時候，祂用慈愛來挽回我。哦！親愛的弟兄姊妹！如果今天你是跟著牧者走的，恩惠和慈愛就跟著你。如果今天你不跟著牧者，那恐怕沒有恩惠，也沒有慈愛。不過在這隻羊的感覺裡，牠覺得說：我要跟祂，我已經揀選了祂。祂在我的身上一直證明給我看，祂是怎樣的一位牧者，所以我一生一世要跟從祂，我也知道，恩惠和慈愛要從祂那裡隨著我。這一首詩的每一句話都是祂，祂，祂。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祂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，祂甦醒我的靈魂，祂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，祂安慰我，祂為我擺設筵席，祂用油膏我，祂使我的福杯滿溢。你看見在這裡甚麼都是祂作的，甚麼都是牧人作的；都是牧人的恩典、都是牧人的帶領、都是牧人的看顧、餵養。都是祂作的，我甚麼都沒有作，我不過在這裡跟隨祂、享受祂、領受祂的恩典，接受祂的看顧。永遠住在殿中 到了最後，在這隻羊的感覺裡面，就自動的說一句話：「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」這意思就是說：祂在我的身上既有這樣豐富的恩典，祂向我既證明這樣豐富的愛，我今天也有一個心願，要到祂的家裡去，一直住到永遠。換句話說：在這隻羊的感覺裡面，牠愛牠的牧人，願意與牧人永遠聯結、永遠交通。我們都知道，在新約裡，耶和華的殿，或者神的家，是指著教會說的。所以這句話應用在我們身上就是說：我在祂那裡有這麼多的享受，我也願意給祂享受。我願意把我自己獻上，與我的弟兄姊妹合成一個家，讓神能住在裡面，得著安息、得著敬拜、得著愛戴。所以你看見到了最後，在羊的感覺裡面，牠也願意為著牠的主人，叫主人得著安慰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！這是很自然的現象，也是很自然的結果。一個人如果被主的愛摸著，他自然會有一個感覺；我也要我的主來享受我，我願意與祂不斷的交通，我願意成為祂的殿，我願意祂在我裡面居首位，我也願意祂能得著我的敬拜和我的工作。得著聖靈的恩典 我們要說到神的恩典，那真是訴說不盡的，我們到永世裡，還要述說祂的恩愛。我在這裡，只挑兩件事出來作一個見證，神的恩愛實在是奇妙。我前面說到，主怎樣帶領我出來，與弟兄們一同事奉主。那時候我雖然有一個愛主的心，但是我很幼稚、很軟弱。所以過了一段時間，在我裡面就發生了一個極大的問題，我覺得我的事奉沒有能力。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，常常有禱告。如果說我的奉獻不夠，我願意在主的面前再奉獻。如果說在我裡面還有甚麼攙雜、甚麼罪惡，我也願意在主的面前一再的認罪、一再的求光照。但是在那一段的時間，我總是覺得軟弱，沒有力量。這是一九三一年的事。正在那時候，我們的倪柝聲弟兄，在他的裡面也有這樣的感覺。他是在我前面帶領我的弟兄，我覺得他很有能力，講的道對我也很有幫助，但是我不知道在我弟兄的感覺裡也是不滿足，不夠。結果他到北方去了，在北方神眷顧他，他得了一個極大的復興。等到他回來之後，他就召集我們幾個同工，大概一起不過七、八個人。他就告訴我們：他在北方的時候，神怎樣的眷顧他，他怎樣在神的面前蒙了恩典。我們這些同工聽了，裡面渴慕到了極處。我們巴不得說：神也能同樣眷顧我們，叫我們裡面甦醒過來，得著能力，為祂作見證。我記得很清楚，那一天我回家去，

我在路上心裡有一個禱告，我說：「主阿！求你把你的能力賜給我，沒有你的能力我不能事奉，我不是要作一個甚麼樣的人，我要你的能力，是為著你的工作。我裡面實在是渴慕到極點，可以說在我的思想裡面，在我的心裡面，就是渴慕主的能力。」我一直在主的面前對付自己，因為倪弟兄告訴我們：我們要對付自己，看看裡面有沒有不純潔的地方，是不是為著自己，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不斷的對付。對付到一個地步，憑著我所知道的，我覺得說：我裡面都是為著主，沒有一點為著自己。我在主的面前一直禱告，盼望主的能力護庇我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太軟弱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我們聚集在一起禱告。我們大家俯伏在主的面前，謙卑在主的面前，那時主的靈就臨到我們。唉呀！有一位老姊妹，從來也不懂音樂，也不太會唱詩，但是當主的靈護庇她的時候，她就唱出非常美妙的靈歌來。我雖然不曾唱歌，但是很會聽，我承認很少聽過這樣好的音樂。當我看見有的弟兄姊妹蒙了神的恩典，我裡面更是著急萬分。正像我要得救的時候所想的，怎麼別人都會得救，就是我不會得救呢？這時我也是這樣的感覺，為甚麼別人都得著了聖靈，就是我不會得著？我在主面前真是逼切的禱告。我說：「主阿！這怎麼辦？你知道我要你的能力，不是為著我自己，是為了你，沒有你的能力，我不能事奉。」但是我無論怎麼禱告，都是不行。禱告到一個地步，話都禱告完了，我精疲力盡了，再也不能禱告了。我們還是跪在那裡，我就聽別人在那裡禱告。我就覺得說：我再禱告也沒有用，我的心已經擺在主面前，主也知道。如果主要給我恩典就給我，不給我也沒有辦法。正在我安靜等候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句話來了，有一節聖經來了，那節聖經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三節：「你們雖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，何況天父，豈不更將聖靈給求祂的人麼？」當那一節聖經來的時候，忽然我裡面開啟了，我看見說：既是如此，我已經求祂了，祂絕不會不給我。弟兄姊妹！你知道麼？我的毛病，就是聽得太多。好像我得救的時候一樣，因為我聽救恩聽得太久了，所以很難得救。同樣，對於聖靈的恩典我也聽得太多了，甚麼聖靈來的時候，我就發抖，好像觸電一樣，這些話聽了很多很多。所以我一直在那裡等觸電、等發抖，所以我沒有辦法得著，怎麼禱告都沒有辦法。哦！當我到了盡頭的時候，神才出來給我看見，都不是這回事。祂給我看見說：我的天父要將聖靈給求祂的人！如果我今天有一個心祈求祂，祂一定要給我！哦！當我看見這一個的時候，我就開口感謝讚美主：「我不必再求你，我讚美你！因為你已經照著你的應許，把你的聖靈給了我。」當我這樣禱告的時候，神的恩典果然臨到我身上。在那一天，我學了一個功課，就是信心的功課，我看見了，甚麼叫作「信心」。信心不是盼望，也不是感覺，信心就是看見神在基督裡所作的。如果你的眼睛被主打開，看見神在基督裡已經作了、已經是了，而簡簡單單的接受，那個恩典就要成為你的。哦！我看見這個「信」，是何等的寶貴。學到功課我再要講一件事。當時我是個少年人，在同工中間年紀最輕。有一次同工和長老聚在一起商量一件事，那件事很重要，是關乎教會的，影響很大。所以我們大家很重視這一件事，每一個人發表他的感覺，當輪到我的時候，我就發表我的高言闊論。在我裡面覺得說：這一件事我是看得透而又透的，這一件事情教會作不得，絕對不能作，如果作了的話，整個教會就垮了！我在那裡講的時候，認為理由非常充足，我看得太清楚了。但是等到我講完了，大家都講完了，他們的感覺卻與我不同，他們都認為這一件事該作，就是我一個反對。我說：無論如何不能作。因著這個緣故，我們就衝突起來。我那個時候年輕，有火氣，就不肯退讓；我認為說：這一件事情我看準了。所以那一次交通，不歡而散。我回到了家裡，就下一個決心，以後同工聚會不再參加，講道也不講了，我就等在那裡看這件事。我那時候的感覺像約拿一樣，坐在山上搭了一座棚；要看尼尼微城傾倒不傾倒。在我裡面的靈真是剛硬到了極點，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對，他們統統錯了。以後雖然那些年長的同工，有弟兄姊妹，都謙卑的到我家裡來勸我，但我還是講那一套話。我的意思就是：你們聽我，我就回來；你們不聽我，我就在那裡看。但是談不通，他們還是沒有看見我所看見的。我越看清楚，裡面越有把握，靈越硬。我聚會還是去，擘餅還是去，就是不參加同工聚會，也不講道。我有幾個月的工夫就是這樣，在那幾個月中間，我的裡面真是

剛硬黑暗。我認為說：我是為著主，如果不照我的話，這個教會就垮下去了。那時候，我的感覺就是這麼厲害。你知道，我就像那頭羊一樣，有一點發燒。那個時候我的神對付我。哦！在那幾個月的裡面，雖然我還是照樣讀經，但是毫無亮光。我還是照樣禱告，照樣聚會，但是裡面毫無感覺。我的靈非常的高傲、非常的剛硬，我認為我自己再對也沒有了，並且越看越覺得對，但是另外一面，好像主離開我了。哦！那幾個月實在是痛苦。外面很硬，但是裡面已經垮台了，不行了。沒有辦法，這樣下去，在主面前走不通。但是當我在主面前禱告的時候，又覺得明明是自己對，弟兄們錯。如果要謙卑，是他們應當謙卑，怎麼要我謙卑？所以怎樣都過不去，無論如何過不去。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了，我還是在那裡發高燒。但是神一直叫我過不去，慢慢的我裡面醒過來了。我在那裡看見說：我是一個年輕的弟兄，我的同工都比我年長，他們在神面前是帶領我的人。不錯，在這一件事情上，一直到今天，我還說我對，因為事實證明我是對的。不錯，我看得準、我看得對。但是我的靈不對，事情是我對，但是靈完全錯了。我在我年長的同工面前，我的靈剛硬、我的靈背叛。換句話說：我的靈在神面前是被神定罪的，雖然在事情上我儘可以對，但是如果我的靈不對，神還是不悅納。我的弟兄們！也許在事情上看錯了，但是他們的靈在神面前是正當的。因此，我看見神的祝福在他們身上。弟兄姊妹！在神的面前，倔強是不行的，我們與人可以倔強，與神不能倔強。神不祝福你，偏偏祝福他們，你怎樣強？我告訴你：在神面前講理由是沒有用處的。在那個時候我學了一個功課，我看見甚麼叫作「權柄」、甚麼叫作「順服」、甚麼叫作「靈」。哦！過了幾個月，到了最後，我還得向我的弟兄認罪。雖然我對，我還得認罪，是甚麼緣故？因為我的靈不對。等我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，承認自己的靈不對的時候，感謝神！祂的恩典從新照到我的身上，叫我的裡面甦醒過來，祂的話語又變成甘甜，與祂的交通又覺得美好。弟兄姊妹！我所以說這些話，因為這裡都是青年的弟兄姊妹！你知道青年人有一個毛病，就是總有一點自大、自傲的感覺。也很希奇，青年人好像在許多的事情上，是比老年人看得清楚一點，好像老年人年紀老了，眼睛已經昏花了。所以約珥書裡面也是說：「老年人是作異夢，少年人是看異象。」這些話好像也有一點道理。但弟兄姊妹！問題不在這裡，問題是說：你的靈是怎麼樣的情形。在神的面前，最主要的問題是個靈的問題，如果我們的靈不對，甚麼都不對了。如果我們的靈對甚麼都可以作，就是錯了，神也會挽回。所以我真是願意，因著我的失敗、因著我的跌倒，弟兄姊妹能學這一個功課；不是說：我們要盲從，乃是說：我們的靈要謙卑、要柔軟。我覺得這個幼年時候所學的一個功課，在我一生中非常的寶貴。多少時候我在那裡又要那個樣子的時候，我就回想到神那一次在我身上的擊打，叫我在主的面前謙卑俯伏下來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！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是無限量的。我今天還能站在你們的面前，我心裡有無限的感觸。我覺得如果不是我的牧人，一直用祂的愛來帶領我，我今天不會站在你們的面前。我有許多的失敗、我有許多的軟弱，但是一直到今天，祂仍扶持我。在我的裡面有一個感覺，越過越深，就是願意住在祂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我願意把我自己放在祂的手裡，讓祂來得著我、讓祂來享受我。我也願意與眾弟兄姊妹配搭起來；成為神的殿，讓我的神能彰顯祂的榮耀，能接受我的敬拜和我的愛戴。這樣的感覺在我的裡面，越過越重。我覺得說：我們的牧人是這樣的一位，我今天在祂的面前，只有一個心，就是願意祂為大、願意祂彰顯、願意祂得著榮耀，願意祂也能享受我一點。願神祝福帶領在座這些青年的弟兄姊妹。我們感謝神！祂揀選了我們，我們感謝神！我們也揀選了祂，而且我們知道祂要率領我們。巴不得每一位都有這樣的心願，願意住在祂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